愛日精廬藏書志

集部

別集類

徐公文集三十卷 舊抄校宋本

宋東海徐鉉撰　後附行狀墓誌銘李昉撰　李至等祭文挽詞

謝克順進表曰臣克順言伏以德必有言見稱於君子文之行遠用示於方來矧逢熙盛之期茂闡欽明之化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本惟寒族偶襲緒風幼服佩於義方長陶烝於孝治築室百堵介處於下鄉教子一經敢累於素業旌閭雖慚於往事賜書豈謝於古人家藏

科多耳剽亦久竊見故散騎常侍徐鉉傑出江表夙負重名逮事天朝薦升近列特受先皇之顧遇竅爲後進之宗師文律高深學術精博辭惟尚要思在無邪克著一家之言蓋處諸公之右遺化之歲被病考終生嘆伯道之孤沒慮若敖之餒而臣頃在場屋獲造門牆情篤鄉閭禮鈞甥姪承惟感舊適值送終臣家乃具扁舟載其靈柩直抵豫章之郡卜兆西山之阿一掩佳城久荒宿草雖歲時靡輟爲修蘋石之祠而翰墨罕存雖訪茂陵之札每思編緝尤懼舛譌數年前故叅知政事陳彭年因臣肆言咸臣夙志假以全本并叢編乃募工人肇形鏤板竹簡更寫無媿於前修綈几過觀願留於睿覽伏望崇文廣武感天尊道

應眞祈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淸衷軫念鴻霈延慈
翔迴虞舜之籍恩乙東方之續論恩至厚俾朽骨以重榮
皇範長新耀遺編而增煥豈惟疎賤獨荷照臨其新印徐
鉉文集兩部計六十卷共一十二册謹隨表上進干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克順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謹言天禧元年十一月日三司戶部判官朝散大夫行
尙書都官員外郎上護軍臣胡克順上表

陳彭年序曰昔姬呂旣沒文不在於茲乎韓趙有言禮盡
見於魯矣故尼丘降聖以產氏宗闕里垂言用爲人極自
哲人一往作者多岐則有孟子制其橫流荀卿平其亂轍
戰國之際百氏沸騰嬴秦之餘六經煨燼漢興欲刊俎豆

無歸故賈生談仁義於前揚子宗詩書於後魏晉名士咸
重元言梁隋諸公始興宮體艷風一扇踰數百年唐氏俊
乂爲多比自王仲雖擅文章所尚方三古而終殊於是韓
吏部獨正其非柳柳州輔成其事千齡且暮斯豈誣哉俾
大道之將行故由天意幸斯文之未喪亦繫人謀其有道
冠人倫才爲世表令名不泯百代攸宗今復見之徐公矣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會稽人也郁幾之姿生民之秀滄溟
沃日流作言泉建木干星植爲行圃英才茂德光映於前
修懿範清規儀形於來者弄璋之始屬唐室之多虞綺襦
之初值揚都之建號公文辭濬發不類幼童識量淹通已
成大器彈冠入仕方居終賈之年佩玉登朝即就嚴徐之

列沔江東西禪文物初興廊廟之珍獨當其任搢紳之望無出其先漢之賢臣蔡邕居三臺之選魏之俊士荀靖馳二妙之名若乃毛玠之公清汲黯之正直王倫之知禮張華之博物鄭當時之下士山巨源之薦賢以公方之緯有餘裕故得槪孔光之樹久奉樞機荀勗之池常參獻替雖其牆之重猶未正名而乃晉之殊已同彼相及樓船南伐青蓋東來遂於艱虞之辰克盡始終之節夫章臺之璧早屬秦求方城之材果爲晉用太祖讀豫州之檄不責其非今上聽上林之文屢言其美由是甘泉柏殿重若宸游瑣闥貂冠更膺王獎天公槀義如見古人名德在時目爲耆老李膺交友不與神仙許劭言談是名月旦雖來於江

左徒公於是賦詩寫後漢中武侯以之下拜無以踰也及運逢消長道或盈虛辭通籍之簪纓陪外藩之尊俎語鬼神之事疑宣室而未期留封禪之書卧茂陵而長作嗚呼惟公禀中和之氣挺傑出之才風雨而不迷雪霜而不變瞻其操如珪如璋聽其風聲如蘭如蕙自成人之始至從心之年險阻艱難所經多矣功名富貴皆自致之若至平仲事君一心無改展禽秉直三黜彌光百行立身世謀其謀籌片言達道人知其不為豈但王佐之才獲稱於士季公卿之量見賞於林宗乎其有立言之旨學古之功究乎天人窮乎性命文房逸勢楚國之三休筆陣雄風宋人之九拒昔者洞簫之賦詢之者後宮劍閣之銘刊之者明

評賈誼過秦之作史臣置於篇中王融曲水之辭鄰使求於座上蔡中郎之所自許則有太邱之碑謝黃門之所用工獨是荆州之誄公並窮其淵藪仍在上游掇其英華更多餘力雖綵黃金石無以均其雅韻徽元黃不足方其麗草太元之客徒欲載酒述才意之人自將焚藁豈獨語非篇什宜升洙泗之堂畫彼形容當在靈均之廟者哉矧復六書之藝少而留心二篆之蹤老而盡妙研精不捨寸惜寸陰尺牘所傳有同珍寶聖上方欲恢千年之洪業答上帝之耿光朝諸侯而東巡祀介丘而降禪若乃以秦丞相之健筆兼漢郎將之雄文銘此成功垂之不朽求之輿議公則其人斯志未終大年行盡殲良之痛其可已乎公江

南文稿撰集未終一經亂離所存無幾公自勒成二十卷及歸中國入直禁林制詔表章多不留草其餘存者子婿尙書水部員外郎吳君淑編爲十卷通成三十卷所撰質論稽神錄奉詔撰江南錄修許愼說文並別爲一家不列於此彭年越在幼年即承訓導通家之舊與文舉以攸同入室之知方予淵而嘗異感生平而永嘆報德無階痛音問之長違殞身莫贖聊存撫實用以冠篇時淳化四年七月序

徐公既沒門人等論次其文爲三十卷翼祕閣吳正儀今翰林穎川公並爲之序論之詳矣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通才博雅樂善好賢早遊騎省之門深蒙鄉里之眷貲兹

遺集積有歲時鏤板流行庶傳悠永因以丞相趙郡文貞公邸帥隴西公所作墓誌挽詞等刻於左次用熊茂實傳題於後以記厥由大中祥符九年八月太常丞集賢校理晏殊序

騎省徐公文集三十卷天禧間尚書都官員外郎胡君克順編錄刊行且奉表上進章聖皇帝降詔獎諭參知政事陳公彭年爲之序引丞相晏元獻公復爲後序騎省在江南有重名仕天朝爲近侍以文翰忠直在當時諸公先既没丞相趙郡李文正公實誌其墓所以稱述推尊之者甚至距今且二百年其英名偉節得以不泯而爲後學法者繫文集是賴年世寖遠兵火中厄鮮有存者偶得善本使

公庫鏤版以傳紹興十九年十一月十日右朝議大夫充
敷文閣待制知明州軍州事提舉學事賜紫金魚袋徐琛

跋

周氏手跋曰嘉慶十三年以影宋鈔本校十六卷十七卷
內欽兩半葉賴影宋本補全其餘訛脫亦多校補以是知
名鈔之可寶僅下宋本一等耳香嚴居士周仲漣錫瓚記

咸平集三十卷 鈔本

宋京兆田錫著　前有墓誌銘 范仲淹撰 神道碑 司馬溫公撰

蘇軾奏議集序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 舊鈔本

宋張詠撰

郭森卿序曰故禮部尚書忠定張公以直道事太宗眞宗雖不登相位而眷倚特隆天下誦其事業而鮮有知其文者今觀其文大抵脫去翰墨畦逕無屬辭綴文之迹而磊磊落落實大於四國國初踵五季文氣之陋柳仲塗穆伯長雖力爲古文以振之公初不聞切磨於此而當時老於文學者稱其秉筆爲文有三代風盡其光明碩大之學尊王庇民之道與非發外而經奇典雅得於天韻之自然殆非言語文字之學所能到也崇陽本公遺民也後之君子欲誦其詩讀其書將於是乎取而無傳焉可乎森卿初至邑會舊尹三山陳侯樸授一編書乃公遺文欲刊之縣齋而未果屬使成之讀其歌詩有古樂府風氣律句得唐人

體若辭賦之作又其傑然雄偉者因揭以冠編首或者以小英歌等不類公作然其詞艷而不流政自不害為宋廣平梅花賦耳語錄舊傳有三卷今採摭傳記僅為一卷以附焉遺事所載未備輒以所聞增廣又於石刻中增收詩八篇好事者有為公年譜亦加刪次别為一卷尚論其世者宜有取爾舊本得之通城楊君津家凡十卷今為十二卷其餘稡訂證實屬之尉州孫君惟寅而使學生存中參焉外有韓魏公所作神道碑內翰王公送公宰崇陽序李巽巖祠堂記項平庵北峯亭記此其人皆知公之深者爰並錄之覽者得其詳焉

王黃州小畜集三十卷　宋刊配舊抄本

宋王禹偁撰　沈虞卿序後附紙墨工價及校正監雕造
銜名八行卷十二至卷十六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宋紹興
刊本餘俱舊抄本舊抄本板心有吾研齋補抄五字

自序咸平三年

沈虞卿鏤板序紹興丁卯

謝肇淛跋萬歷庚戌

王黃州小畜外集殘本七卷舊抄本

宋王禹偁撰　原三十卷今存卷七至卷十三凡七卷又
卷六末葉一葉

蘇頌序曰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
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

述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資于言較于事為其實一也自昔能言之類世不乏賢若以德與功偕文備于道嘉謨讜論見信于時主遺風餘烈不泯於將來有若故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贈禮部尚書鉅野王公者幾希矣公諱禹偁字元之生知好學九歲能詩與郡從事故相畢文簡公為唱酬之友及第名從事中書令趙韓王薦其文章太宗皇帝既已知名命召試中書賞筆賜題詔臣賡和御製聲詩序卷篇稱善自大理評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衣犀帶以寵異之踰其二年親試貢士俾公面賦長歌上覽而喜曰此不踰年月當遍天下一日侍燕瓊林宣至膝前顧謂宰相曰王某一朝名

士獨步當代與日並名不朽矣公嘗謂遭知己之主非盡
言無以報稱故自登文館至涉禁林知無不爲入則以告
兩朝獻替一節始終由是聖君以忠亮報之士論以公卿
屬之然而矜抱冲夷鋒氣高邁直躬行己不爲時屈上知
其然使宰執喻旨或以容物而憤懣所激不能自已三坐
左官皆以直道因作三都賦以見志有不屈於道百論何
敵之句此其見於行事之深切者也雍熙中林邑內侵邊
警未艾公援漢文君與子事勸上內修德而外任人若勞
民以事邊則寇在內而不在外矣於時京畿旱亢奏省乘
輿服御鏤紫雲工巧之技第減百官月俸願以己先稍贖
尸素之罪章亟時應直言詔亦以通和好赦繼遷爲請復

議減冗兵併冗吏以寬租賦親大臣遠小臣以重國體艱難選舉以清士流澄汰僧尼以除民蠹增州郡武備以防窺竊推天官洪範以弭災變皆切於時宜有裨朝論未幾臨潢講和平夏封貢息民罷兵省費除弊多公先識之所啟發此其推以及物之著明也前後三直西掖一入翰林辭詰深純得裁成制誥之體冊命非重兼典謨訓誥之文端拱箴切劘上躬待漏記規警時宰上三賢疏推原前代之失不異方今請東封賦前知盛德之事必行聖代論議書敘理極精微詩譜贊論義專比興雖在燕閑或罹憂患凡有論撰未嘗空言此其紀事述志之尤最者也惟公道直行果既如彼主知人望又如此若天假之年久於是位

則經國致君之業必大施於當時豈待言而後顯惜乎壽不及耆命官止於省郎卒不得究其懷抱此所以發而爲文辭著見於後者也公之亡也天子悼嘆賻家恤後恩踰常格詔子加言擢科符進士上以詞臣之裔特遷大理評事以顯其親曾孫芬第皇祐甲科以免解法當降等仁宗閱卷首見公名嘉其有後特賜元第未幾考課上猶記前事命加秩一級今爲朝議大夫集賢校理諸王府翊善茲以見文學行義足以垂裕後昆則夫臧孫不朽之言信於是矣公之屬稿雖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衍己之集大成也後集詩三卷奏議集三卷承明集十卷五代史闕文一卷並行於世而遺編墜

簡倘多散落集賢君購尋裒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著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謂僕常學舊史嘗言往行多得其詳見諸序引久不獲辭竊謂文章末流由唐季涉五代氣格摧弱淪於鄙儷國初屢有作者皆頗變風而習尚難移未能復雅至公特起力振斯文根源於六經枝派於百氏斥浮僞去陳言作而述之一變於道後之秉筆之士學聖人之言由藩牆而踐突奧緊公爲之司馬也集賢君力學名家克大門伐振其絕業傳於無窮又足以繼紀事善述之美也不其韙歟

河南穆先生集三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穆修伯長著

世不知古文已獨爲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術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枚皐訓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辨無極亦自爲其文而已未始識董生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伯大變而古李翺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五季其弊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爲文詞之雄是時穆參軍伯長獨不以爲然實始爲古文在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之先自爾以來學者翕以光大非止求夫文之近於古而已蓋其端既開則必以聖人爲師不專注疏則必以經旨爲歸學均爲己一變至道遡其承傳爰有端緒

曰戶云銀闗剛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參軍之復古以爲不在董生昌黎之下永州之學教授宜春歐陽楙得參軍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倅零陵鄉貢進士張撥吳倫校之不朽謂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劉清之謹題

東觀集十卷舊抄本

宋魏野仲先撰

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夫詩之作不與文偕大率情根於意言發乎情默而化之流爲章句且綺靡者不以煙火爲尚風雅者不以金石爲多但務其陳古刺今去邪守正

而已非所謂者雖懷質文之宏辨負博聯之逸才故未能臻極于淵匿矣鉅鹿魏野字仲先甘棠東郭人也秉心孤高植性沖淡視浮榮如脫屣輕寵利若鴻毛友義朋仁世稀與比自丱及長善於詩筆每叙事感發見景立言非規方體圓動能破的故人之美惡物之形態時之興替事之特變遇事激發則可千里之外而應之舊有草堂集行在人間傳誦海外眞可謂一代之名流詎俾乎逸才宏辨者加也大中祥符中先皇帝展祀汾陰誕由汾陝法輅所幸博采隱淪是時首被溫詔遜避不起其介介也如此余與之交越三十年凡遇景遣興造爲謳唱每篇遞往還則馳無遺遡天禧己未歲冬余尹正京洛許造公居豈謂未及

其期而隨物化去天子聞之乃震悼制贈秘書省著作郎仍錫之賻幣錫以公從其光逝也又如此今歲之春余忝綏叢部棘歷砌陰想卅之辰追訪鄰墅噫巖亭索寞淒凉此時竹樹菁葱依稀舊日奈伊人之既往而流風之如在有令息閑尤敦素尚緯有父風能琴外亦諧於二雅出先君所著新舊詩四百篇除寄潛外以其國風教化諷刺歌頌比興緣情者混而編凡其詩之所觀者彙爲七卷求其序述欲使平生君之道之行彰蔚而不泯耳余既作知生不當推讓聊陳梗概用布之於編首漢書班固引著作局爲求觀因取詩贈典故命之曰鉅鹿東觀集時天聖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苑兵馬鈐轄游田

述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附遺文 元天曆刊本

宋范仲淹撰　蘇氏序後有天曆戊辰改元褒賢世家重刻于家塾歲寒堂舊文本記

蘇軾序 元祐四年

俞翊跋 乾道丁亥

綦煥跋 淳熙丙午

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 抄本

宋尹洙撰

范仲淹序

鐔津文集二十二卷 明宏治刊本

宋滕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沙門如巹引 宏治十一年

廣源重刊後敘 宏治十二年

蘇魏公文集七十二卷 抄本

宋蘇頌撰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于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楊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

之際爲最詳簡雅而宏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于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能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我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甯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覆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爰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

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來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占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嫡薄與輕雄之習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爲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群文也今考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疏奏章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斟焉藻少得公文以不獲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　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

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古靈先生文集二十五卷附錄一卷抄本

宋陳襄撰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底於道得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護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濟人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綺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

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而其餘緒發爲文章後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特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得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率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利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橫經

講說士風翕然民俗丕變已而守列郡典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蔚爲名臣判邸晉則執法而不撓使北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憲臺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溫厚深純根於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太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備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常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

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時逗區綴集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彷彿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三百六十餘篇冠以紹興手詔及熙寧經筵薦士章藁合爲二十有五卷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集成來謁求爲之序繹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褒稱推賢揚善之美可謂備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任而蒙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昨今劉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閱覽薦士章稿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顯揚一言以發明之綱義不

得辭勉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該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冢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如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褒崇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累贈少師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

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
一千四百戶李綱謹序

家君重刊先正啓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庠次第年譜以
冠之庶幾平生遊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晚節詩文之
辭力曉然可見曤謹承命恭攷三朝實錄暨文集行狀墓
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據者乃繫於歷歲之下云皇宋龍
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
曤謹拜手記

西溪文集十卷 抄本

宋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群牧使兼判吏部流
內銓判尚書禮部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沈遘遘字法鄉名同音文通撰　每卷末俱有從事郎處州司理參軍高布再校兼監雕一條

錢塘韋先生文集十八卷　抄本

宋韋驤撰　原闕一二兩卷後附墓誌銘陳師錫撰

先大父文稿二十卷家藏月久中以季父參議携往別墅最後二卷遺失不可復得能定大懼歲月寖遠復有亡逸以贖先志謹命工鋟木於臨汀郡庠時乾道四年五月中澣孫右奉直大夫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能定謹題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曝書亭藏書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卷首有竹垞印記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開於前從莫之繼作者竊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後周家之盛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貴於積承者如此而況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宗毫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者可僂矣然三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慊焉豈文章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宋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尊之氣其文辭渾浩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其名節峻特又如泰山喬岳嚴嚴層霄之間使人瞻瞻而不敢議父

作子迹之懿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涬然下風矣哉昔慈馮公允南以文名於時其子解承之益大以肆今觀其交子之作敷腴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度非有本者疇克爾郡人周君銳閣之契於心乃鋟諸木俾惠門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秋日梧谿散人何應國叔堅序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學始末 無擇曾孫行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抄本

跋　文彥博撰

呂枏重刊序　嘉靖五年

石林葉氏序畧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序　伊川邵雍堯夫撰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

二言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於怨憝榮達則專於淫泆身之休慼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

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
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於前
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
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
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
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
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
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
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
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

有再薦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
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
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
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
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
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
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
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
曾何累於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鍾鼓玉帛
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
人謂風雅之道行於古而不行於今殆非通論牽於一身

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則以畎畝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甯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元祐六年

胡柯年譜跋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天順壬午

彭最重刊後序天順辛巳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 元天曆刊本

宋范純仁撰

樓鑰序 嘉定五年

范之柔跋 嘉定辛未

沈圻跋 嘉定壬申

廖祁跋 同上

陳宗道跋 同上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 宋刊本

宋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文集四十二卷 舊抄本

宋王逢原令撰 甥吳說編次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殘本二十九卷 宋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廸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曄上進 曄嘗創注

陸宣公奏議者前有孝宗御製文集贊及贈太師制東坡

詩文衣被天下然文集未有注者是書鉤稽事實考核歲

月元元本本具有條理可與施元之王十朋詩注相頡頏

原書卷數無考今存卷一至卷十一卷三十至卷四十又

卷二十一至二十七每卷二字俱有補綴之迹細審板口

似是五字所改或卷五十一至五十七歟季滄葦書目著

錄注宋板不全此本每卷俱有滄葦印記知即季氏舊藏本也

山谷內集詩注二十卷外集詩注十七卷別集詩注二卷舊抄本

宋天社任淵注外集青神史容注別集青神史季温注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舍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

蓋詩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於晉宋齊梁之間哇淫止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繪染穀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風雲散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蟹蜆蛤一啖便了雖咀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己二公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為

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羣書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注解且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既成以授僕欲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奥密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聞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也其出於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

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旣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尙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爲四川第一當今川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與鄱陽許尹

敘

書存於世唯六經諸子及遷固之史有註其下方者以其古今之變詁訓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隨而注之則自蘇黃之詩始也詩動乎情發乎言而成乎音人爲之人誦之宜無難知也而蘇黃二公乃以今人博古之書譬楚大夫而居於齊應對唯諾無非齊言則楚人莫喻也

如將以齊言而喻楚人非其素嘗往來莊嶽之間其孰能之山谷之詩與蘇同律而語尤雅健所援引者乃多於蘇其詩集已有任淵史會更注之矣而公所自編謂之外集者猶不易通史公儀甫遂繼而爲之注上自六經諸子歷代之史下及釋老之藏稗官之錄語所關涉無不盡究予官成都得於公之子叔廉而夜閱之其於山谷之詩既悉疏理無復凝結而古文舊事因公之注所發明者多矣夫讀古人之書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固非區區采之簡册而後用之也其爲之注者乃即摹書而究其所自來則注者之功宜難於作而公以博洽之能乃隨作者爲之詁釋此其追慕先獻加惠後學之意殆非世俗之所能識也昔白

樂天作詩使嫗讀之務令易知而揚子雲草太元其詞難深人不能通乃曰後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古之君子固有不徇世俗而自信於後世之知我者若公於山谷既以子雲而知子雲其爲之詁釋則又諄諄然爲人言之是亦樂天之志也公蜀青神人名容號薌室居士仕至太中大夫晚謝事著書不自休嘗爲補韻及三國地名皆極精密今年餘七十耳目清明齒髮不衰它日傳於世者又將不止於數書而已也嘉定元年戊辰十二月乙酉晉陵錢文子序

史容自序曰山谷自言欲倣兆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詩已有註而外集未也疑若

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秦少游與李德叟簡云黃魯直過此爲留兩日其樂甚焦尾兩編文章高古邈然有二漢之風今時交游中以文墨自業者未見其比又能參寥云魯直近從此赴太和令得渠新詩一編高古絕妙吾儕未有其比僕頑不自揆妄欲與之後先而驅今乃知不及遠甚赴太和蓋元豐甲申歲而焦尾弊帚則外集詩文也其爲時輩所推如此建炎間山谷之甥洪玉父爲胡少汲編豫章集獨取元祐入館後所作蓋必有謂未可據依此體注之所不得已也因以少游語冠於篇首其作詩歲月別行詮次有不可考者悉皆附見舊多舛悞略加是正餘且從疑以俟博識

先大父𦵏堂先生所註山谷外集詩脫槀之日永嘉白石錢先生文季爲之序刋鋟木於眉[illegible]甯宗嘉定元年戊辰歲也是書已行於世其後大父優游林泉者近十年復參諸書爲之增註且細考山谷出處歲月別行詮次不復以舊集古律詩爲拘考訂之精十已七八其間不可盡知者附之末年蜀板已燬遺槀幸存今刻之閩憲治庶與學者共之幷以大父實錄本傳附見淳祐庚戌嘉平旦日孫朝請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季溫百拜謹跋

張元楨序　宏治丙辰

楊廉後序　宏治己未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殘本六卷　宋刊本

[illegible]天社任淵注　原二十卷今存序目七卷下闕及卷二至卷七六卷有抄本目錄有舊彭澤懷陶令題下注云舊本自此以上闕二板以後諸題例之前各題下皆當有注鄉今詢無此本姑列各題如右倘後得之當別補入云云吳敏求記所稱舊刻合叢書抄卽從舊刻出也此本二頁宛在題下俱各有注可補舊本之闕以是知以完善貴宋槧者猶未知宋者也

許尹敘

近世所編豫章　集詩凡七百餘篇大抵山谷入館後所作山谷嘗倣莊子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此蓋內篇也脫年精妙之極其於此矣然詮次不倫離合失當今以事繫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卽從舊次或以類相從

詩各有注離爲二字爲改作七字卷二云

役山先生集三十卷 明嘉靖刊本 何氏義門從舊抄本手校

因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備編校 卷十三送邢居實序脫後半章壽序脫前半凡一頁卷二十光祿曾公神道碑約脫二十行其脫一二行至十數行者不可枚舉何氏義門從嘉靖以前舊抄本校補卷五卷六卷十三十四卷三十後俱有題識

魏衍集記政和五年

王雲序政和丙申

任淵詩注序

王鴻儒重刊序宏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後半葉葬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己丑七月得嘉靖以前舊抄對校因爲補寫錢牧齋蓄書非得宋刻名抄則云無有與細心讀書者之言如浙之某某輩徒取盈卷秩全不契勘雖可汗牛馬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書人購得舊抄後山集殘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此一過改正脫誤處甚多庶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悞人眞有不如不刻之歎也焯記

后山詩注十二卷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注　闕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詩無論拙惡忌務持贍彼日月不在情景人元彼黍離離不分奇間其事流蕩自然要以暢極而止彼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雖爲德人深致若論其感發淺至故不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句比之柔腸易斷復何以學問着力爲哉詩至晚唐已厭至近年江湖又厭謂其和易如流殆於不可莊語而學問爲無用也荆公欲於排聚時出經史然格體如一及黄太史矯然特出新意真欲盡用其卷與李杜爭能於一辭一字之頃其極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余嘗謂晉人語言使盡用爲詩皆當掩出古今無它真故也世間用事之妙韓淮陰所謂是古兵法諸君未知之者豈可以馬尾而數蟲魚而注哉后山自謂黄出理實勝黄其

諫言妙訣乃可稱破萬卷者然外亦枯槁又如息夫人絕世一笑自難惟陳簡齋以后山體用后山望之蒼然而光景明麗肌骨勻稱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簡齋視陳黃節制亮無不及則后山比簡齋刻削尚似矜持未盡去也此詩之至也吾執鞭古人豈敢叛去獨爲簡齋放言或問宋詩簡齋至矣畢竟北坡公何如曰詩道如花論高品則色不如香論逼真則香不如色廬陵須溪劉辰翁序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 明初刊本

宋秦觀少游撰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宋襄陽米芾元章著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蹟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致海岳一遺址墾榛為圃薦菊為桐倚江為堂礱石為刻時一至其間倚徙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與郡潤為大六朝而下賢規儁轍潤為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為多人或咎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予毋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為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為奇若杖屨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衆目之所識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既卜圃觀則不可以不祠既藏碑則不可以不披遺考

寸翰以備一堂之欽既竣嘉隆之事而播放失格編次爲是集以傳又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者無以答予按山林樂府一百卷今所會粹附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乃南宮被天譴流榮名其在兩制元不顧以詰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蒂之詩文語無跡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噫嚱北漢武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重刊一條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削髮爲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嚴智月按禪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禺禺嗣圓照本皆雲門宗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薇詩話云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也歲甲申中秋八月吳從學釋超駿謹識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缺卷一至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集十卷抄本

宋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舊抄本

宋晁補之撰

雞肋集左朝奉郎秘書省著作郎充秘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爲詩文也夫物有賢者必有文文者賢之所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鞹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襃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

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首捐館舍迨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為七十卷刊於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具茨晁先生詩集一卷 明晁瑮重刊宋本

宋澶淵晁冲之叔用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條

予曩游都城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辨博英特辭藻稱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爲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

百許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既爲鏤諸忠州酆都觀窅然林
水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問其語謝曰願聞
先君之所以含原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牒乃知
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喟
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令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
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别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
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爲之慨歎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
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
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
之宅幽阜榛莪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暨
朝廷諸公謀欲起之適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

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乎棘宋氏則屬之澶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詞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詞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歷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韙之然則叔用以文莊

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渟
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
公富有百氏八流之書而晁氏尤盛富闔巖所藏至一萬
卷故其子孫粹掌厲志錯綜而叢積之皆以文學顯名當
世子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制章國典禮文損
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
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
用既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
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于
於是有以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
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

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傲侯沈抑之思氣俠急刻不能閑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盡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蜀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枝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噎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十卷 舊抄本

宋朱長文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思
哀次　從附墓誌銘張景修撰墓表米芾撰及國史文苑傳卷七
華嚴經讚序一篇康熙時朱折辯刊本闕
長文姪孫思序紹興甲寅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明宏治刊本

宋安成劉弇偉明撰　闕卷一至六卷二十一至二十六抄
補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爲本朝
儒宗從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
雲鄉文忠悲於潁公方冠不及從之遊然斯文未喪何害
爲韓門籍湜也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

初予故人會昌尉羅長孺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嘉泰三年賢守豫章湖元衡下一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厲後學予亟屬羅尉之子泌精寫定本授候刻之頃嘗與鄉人論公之文如商鄭賦氣格近先漢已爲泰陵館閣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間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孺誌銘羅氏跋語皆川且詳之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劉璋序 宏治乙丑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

焉操觚弄翰抒思棲棲孰非從事於斯哉而蛩吟鳥聒過
耳飄忽罔無以議爲者若夫攬天地之秀挾山川之英擷
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匿鬼神不能
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邪龍雲先生其可謂閒世而傑
出者矣先生自爲舉子時已卓詭不凡能魁出諸老先生
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
南都大禮賦君相動色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郎除秘書省
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力請於
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降年不永竟卒於官其平生所爲
文浸散莫考浦城所鋟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
不著頁張惜其淪落冥搜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

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諸編於內相郭明叔家合而次之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三百九十二首耶本止有三十九首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六元熟今附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疏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二十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爲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畢矣先生嘗語淵豐文如白玉屈種種渾璞如青翰客丙有秀舉如天驥躡影緻理飄灑如喬松弄芝眞率徑盡如炙轂聯環而不窮也如疾蒐者之抱態脰而絕驪牘也如鋸齒錯列剗若齟齬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車輛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

吾固訶先生之文如此先生諱弇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廬陵羅良弼長卿書

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舊抄本

宋李之儀撰

李公端叔以詞翰著名元祐間余始得其尺牘頗愛其言思淸婉有晉宋人風味恨未覩他製也乾道丁亥假守當塗因訪古來文士居此邦而卓然有聲於世者惟李太白郭功甫與端叔三人郡齋有太白功父集而端叔獨闕然求於其家而子孫往往散落無復遺藁間得之邦人類而聚之命郡士戴璧訂正鋟爲五十卷鋟板於學昔二蘇於

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无咎張文潛秦少游諸賢頡頏於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或訓端叔晚節銳於進取有所附麗雖若可疑然范忠宣公遺奏極於鯁切詆斥不顧一時用事者欲寘忠宣之子於理端叔慨然自列訓誥出其手既而公所為忠宣行狀復出由是得罪而遷廢錮終身曾不少悔其勇於義若此詎可以微瑕掩之哉余因愛其文又表其行誼之可嘉者併以識於後云端叔名之儀其先景城人既謫而南始居姑溪自號姑溪居士今以名其集天台吳芾序

道鄉先生鄒忠公文集四十卷 明正德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鄒浩撰 後附諫哲宗立劉后疏一篇為續集同里陳

御史蔡蔡與季御史振宜俱有印記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煙雲草木之有英華非淵源根柢所蓄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胷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胷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小辨曲說緣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堅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宜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慮

闆中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事抗章陳列危鯁言論發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侄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閎遠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樹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四六雜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剛義不得辭且爲之言曰國之治亂安危存乎言而已矣方嘉祐治平間上之所以求言聽納者既盡

其道下之所以獻言開陳者又中於理上下交而志通宜
乎協氣嘉生薰爲太平而不可跂及也其後朝廷議變新
法言不便者接武黨逐朋黨之論浸興而士始以言爲諱
自紹聖元符以來遂無言者當時臺諫具員然類皆毛舉
細故以塞責甚者至於變亂白黑顛倒是非投時好以取
世資雖謂之無可也獨公奮不顧身犯顏逆鱗論國事之
大者於言路閉塞之時號鳳鳴朝陽然遷謫流離瀕於
死而任言責者益自懲艾不復激昂習熟見聞以緘默爲
當然至崇甯宣和間則又甚矣燕山之役國之大故莫重
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馴至禍亂四海橫流使
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爲社

後生輩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之者言望風采其仰慕爲何如哉紹興五年歲次乙卯三月二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左銀青光祿大夫李綱謹序

北湖集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則禮撰

溪堂集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謝逸撰

謝幼槃文集十卷　舊抄本

宋謝薖撰　苗昌言跋後列右從事郎軍事推官宋砥等五人銜名六行湻熙二年十二月陽夏趙煜重修一條

臨川謝逸字無逸其文章學業爲縉紳推重以其所居溪
堂稱之曰溪堂先生弟邁幼槃以字行兄弟以詩鳴江西
有文集合三十卷邦之學士欲刊之以貽永久積數年而
未能也粵紹興辛未趙公朝議來守是邦朞年政成民服
其教慨然思以儒雅飾吏事命勒其書於學宮以稱邦人
之美意昌言以鉛槧董茲職於是搜訪闕遺以相參訂訛
舛溪堂書本於前學正易蔵又得幼槃書本於其子敏行
蔵知溪堂出處甚詳敏行追事其父詩律有典型其編次
是正可無恨矣刀筆方興士大夫翕然稱讚工未訖功而
四方願致其集者日至以是知二公之名重當時欲見詩
者惟恐後也問之鄉老無逸之交游無非天下名士其後

幼槃聲聞寖廣與之並驅而爭先既歿之後爲之傳序爲之哀詞祭文者甚衆今未暇博詢而徧錄也特取舍人呂公之書摹其眞蹟於後庶幾因呂公之文而不失二公文行之實云壬申冬十一月辛卯朔建康苗昌言題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編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過臨川去幼槃之沒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孺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甯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者之師也其文字之好蓋餘事

爾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中書

幼槃詩文不傳於世此本從內府借出時方沍寒京師傭書甚貴需餘旅邸資用不贍乃自爲鈔寫每凊霜呵凍十指如槌幾二十日始克竣帙藏之於家亦足誌一段奇事也萬歷己酉十二月十四日辛酉晉安謝肇淛題

肇淛子泉跋

慶湖遺老詩集九卷拾遺一卷補遺一卷舊抄本

宋賀鑄撰　卷九後附墓誌銘程俱撰

元豐末年予始從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爲同僚友自是一別聲迹不相聞蓋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

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後出鑑湖集示予其辭義淸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其器業足以自表於世意功名可必也迨今流落州郡不少振豈詩眞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高其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可以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二月庚申延平楊時書

公娶濟亘恪公之女公之子提幹君廩復娶亘恪之孫實外姑之親姊故予獲識其子省幹君承祖者嘗從訪公遺文曰先祖昔寓毘陵中間擾攘凡所著文編悉為敵人携去獨巾箱有別錄慶湖詩前集在因假傳寫正其字畫訛

外而疑者因之又從趙氏得公墓刻併書於卷末庶知公之出處本末云乾道丙戌歲仲夏望日邯鄲寇翼令威父記

賀公詩詞妙天下幼年每竊聞諸老稱其名章俊語今詞盛行於世詩則罕見余傳錄且編久矣竊俟後集併爲鋟木念未易得恐失因循迺以所積節儀折色等錢刻置郡齋頃爲德清令邑子以公嘗題左顧二絕相示嘗揭之亭上今附識於是紹熙壬子七月朔晉陵胡澄題

鑑湖遺老詩凡四百七十二篇其五字八句詩鍛煉出入古今爲集中第一其餘大抵名家作也余少讀唐實錄與會稽石刻見賀季真棄官本末方開元天寶之交天下號

無事文學士見貴重季眞出入禁省冠道山友儲副榜當
世華寵然一旦不顧去爲千秋觀道士使人望之超然如
雲漢登秦望行剡川未嘗不悠然遐想也季眞去後四百
二十載建中辛巳歲始識其孫方回江湖上蓋鑑湖遺老
也方回落落有才具觀其詩可以知其人中間罷官錢塘
及通守兩郡輒謝病去爲岳祠吏又一旦掛衣冠吳下
翁蓬雖不同其勇退樂閑故有鑑湖餘味然余謂方回之
爲人蓋有不可解者方回少時俠氣蓋一座馳馬走狗飲
酒如長鯨然遇空無有時俛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黃
不去手反如寒苦書生方回儀觀甚偉如羽人劍客然戲
爲長短句皆雍容妙麗極幽閑思怨之情方回抗慨多感

徽其理財治劇之方亹亹有緒似非無意於世者然燕斯
宴角逐之會常如怯夫處女余以謂不可解者此也余竒
窮毓髒可憎方回多變遊乃獨以集副授余曰子好直美
惡無流言爲我詳而叙之此亦豈其不可解之一端耶政
和三年癸巳歲十月朔信安程俱叙
慶伏讀前集序云自己卯歲嗣有所賦别爲後集所謂後
集以經兵火散失不復得有近搜故槀所遺及於佛祠廟
宇題詠泊碑刻鐫勒并士大夫親戚傳誦得其一二皆此
集中無者故續書卷尾爲後集之補遺慶老矣不復得全
其集後之子孫續有得者當綴其末
始予讀公墓誌謂有詩二十卷而所得前集財九卷竊疑

其脫畧以公自序如此且其孫所手抄遂信之茲來邵陽因命鋟木既而有於公家嘗傳卷之十者爲予校讐果少近體一卷缺古風一首絶句二十首又得之公子虞豫登補遺二十七篇并䟽公之序錄以見齊屬瓜代之日無幾不暇附益改作姑目曰拾遺而亟刻之以全其集云紹熙癸丑三月五日澄書

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眉山唐庚子西撰

鄭總序 宣和四年

庚弟庾序 宣和四年

呂榮義序 宣和四年

鄒康佐跋紹興二十一年

庚子文若跋紹興己卯

李忠愍集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若水撰　後附建炎贈官賜謚誥詞

靖康禍變敵騎長驅四郊多壘猛不可當所在望風土崩

瓦解欽宗皇帝擢先公於庶官兩持使者節入尼雅滿軍

誓欲捐軀以濟艱難靑城之死素定於胷中非一時不得

已而爲之者於戲人誰不死先公之死醋矣頤已解舌已

斷猶奮駡噴血終至於身首異處當此之時天地爲之變

色日月爲之無光戰士爲之嗟惋敵帥爲之羞畏先公已

死適我大父母皆耄年故事迹中略其所以死重貽二老

人之深憂也獨稀歸賫守樞爲先公文集序今鋟木於蜀中能不沒其實得以取信至乾道中諸交淪亡因於秘稿中又得其遺事始盡事之本末滔懼歲月侵尋世不得而知之他日當刻諸朝祈補史之闕文先公雖死謂之不死可也孤汝滔流血書

傅忠肅公文集三卷抄本

宋傅察撰　後附行狀吳公休撰

周必大序曰二帝三王時人才多出於國子蓋其見聞積習作成有素非如秀民必俟族黨州鄉賓興之然後用也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及命契爲司徒教民則敬敷五典在寬而已周官大

司業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祇庸孝友及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則置禮樂於六德六行之後其觀成材詳畧次第固有別矣夫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學至於樂則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而性成焉故以之事親必孝事君必忠臨大節必不可奪文其餘力也晉唐以來各學與監置祭酒者司業皆冠以國子亦古之遺意歟本朝世臣巨室前後相望在仁宗時有若獻簡傅公諱堯俞未冠以進士起家平居號稱長者及事四朝屢歷言路忘身狥國有不可奪之節遭時遇主致位二府生都美譽沒保令名遂爲大家其從孫忠肅公諱察年十有八復踐世科宣和末以吏部郎假宗正廷勞金國賀使正行及境上會幽燕交

兵或勸其歸公不可猝遇幹離不強公使拜公又不可竟握節死之詔贈徽猷閣待制乾道中追賜今謚其諸子皆以問學才猷翺翔仕途至孫伯壽文采益高方以直煥章閣按刑獄部與念前烈既編定獻簡公草堂集又裒公遺墨成二卷俾傳布四方屬必大序其首惟公文務體要辭約而理盡甚類獻簡詩尤溫純該貫間次韻愈多而愈工惜乎享年纔三十有七名宦未達高文大冊無自而發其淵源則可考矣竊嘗論之獻簡幸生太平無事時止於正言不諱是以爲宋良臣公則不幸將命艱難之際仗節死難遂在忠臣之目要之忠孝大節易地則皆然特所遇不同耳故爲推本帝王之教以及本朝之盛使學士大夫知

公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者如此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集部

別集類

梁溪先生文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抄本

宋李綱撰　後附年譜行狀諡議等爲附錄六卷

陳俊卿序曰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備武事然乘二百年更涉敵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靖康金敵之禍比是二者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當其變蓋天之佑宋不於其兵而於其人是數君子者之事君不於其躬而於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與數存

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行事因欲觀覽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於世獨其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真作之傑者也至於文正忠獻則家集具在其言之形於文字議奏之間者或簡重而非偉或詳明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業惟稱李公近與予耳目接私以不得其文爲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以冠其端諸表章奏劄至六十卷予讀之而歎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者常患乎無其才有其才者常患乎無其節二者備矣然使其辭之不莊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本於經才見於用節著於

論水災賀辭議之日是其章較著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怪方敵騎闖城之際在廷之臣爭爲講解遷避之說公子然孤忠殆未易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爲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敘成敗利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動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使公之謀盡用則敵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勳業可以絶寇萊韓范矣惜乎其毀於讒而不之竟也光孝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矣劉麟之役公雖在外且贅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復憤慨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勳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

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而鄭亞謂李衛公黼黻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可謂兼之矣予旣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緝思後

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

朱子序曰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廹于氣數屈伸消長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于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爲之俾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

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當開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視莫有敢以變異爲言者公獨知其必有敵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而去而不七年間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岳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強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

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議間蜂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廊堂慨然以修政事禦强鄰爲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敝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時因事獻言亦皆畏天恤民自强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懇切反覆以終其身蓋既歿而諸子集其平生著作凡若干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絶去凋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

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憲書其後只雅明之禀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竊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仇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尙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與嗚呼昔蒯通毎讀樂毅書未嘗

不廢書而歎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出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攬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淸燕之觀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眞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時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勳名震夷夏其所抱負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業著爲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況於靖康之事欲其無遺逸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爲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於設施之略奏議始末具存史筆

於此嘗有考爲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爲詳穎獨善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于世故爲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兼郡章穎謹書

大有謹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頃而就蓋公平日以致君憂國爲心籌畫計策胸次素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年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爲說動有所稽與于今世君子之所辨繹又著論語詳說十卷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厚而備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篇其在政府帥府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錄時政記進

退志制誥表劄集宜撫荊廣記制置江右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新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語說卷帙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爲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奏表劄奏議凡八十卷是爲今書其後諸人所能合撰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稿書問亦然則後人裒集當無遺逸顧龍謝距今七十載猶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誦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爲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暨本孝宗嘉獎亟命宜索宸翰眞跡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謚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然處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

恨無力板行大父遺文而於此轉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痛心先員刪模適稀藏空匱兩膺使先後撫閩鳩工鋟木太守今春宮章公尚書郎趙德甫皆助以費而尚書章公又許為之跋以垂信增重於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閟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炎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難極矣一時謀議之臧否處置之當否敵騎之所以既却而復至王室之所以中造而偏安莫不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措於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模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翁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他書未傳大有不遑俟庶

跋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歲次乙未夏五月既望日
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予七八歲時嘗侍先大
父遊焉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李丞
相嘗讀書於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能前知
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者立米去皮邪時節儘先輝初莫曉
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一句蓋謂靖康年號也
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屋壁間者往往成
誦應龍從旁習其辭間記一二至於今不忘其後稍長慨
慕丞相之英風義槩欲徧求遺文而讀之苦不多見蓋鄉
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爲恨迨守溫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

示所刊丞相三朝奏劄奏議凡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
少陽盡忠錄如是君士靖康感事詩於是得盡讀公之文
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大喜過望若夫人以立言爲不
朽以有後爲不死公之文旣得其子裒而集之又得其孫
鏤而傳之將使天下之人家有其書眞足以不死且不朽
矣然武陽者乃公之父母邦也剛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
於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他日當告於鄉郡守之
好事者取其書更鋟木焉幷續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
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型云嘉定三年九月朔劉請大
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
謹書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樵水適在鄉邦公之去世六七十載英風義槩凜凜如存敬以公所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勳烈又嘗於碑刻間誦公元宵上方詩適足以見其憂國之憤敗鼓不忘自此詩之外他文叢未之及見官書錄之鄉郡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因得盡觀其所爲文大抵英風義氣隨遇輒發其建議切而當其表奏質而忠制誥之文宏而温諷諭之辭婉而辯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遠之風至其感

時託與使人有忼慨沸湧之意箴銘序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與文人固不爲少要知公之氣槩簽不可掩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於冬之十二月其爲冊三十有三爲卷一百八十集既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於朝有職於列者皆得味其文想其人因以彷彿其立朝之大節兆其意蓋不獨爲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廸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黃登拜手嘉定癸酉年某月某日謹跋

注竊惟大丞相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邵武乃公之故

邵郡齋已刊奏議獨貽集尚缺無以副邦人景行之思往假守緝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錄示以全帙注盥手薰誦至于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鳩工刻梓屬泮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歲次庚辰冬十有二月朝請大夫權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余家三山寓於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於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劄百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其載公集中武陽舊有集辛卯春閩郡遭火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之春予被簡命來

此首葑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刊補之蓋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與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集尤宜存公爲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蜂起用公時湖南郎江西皆席不暇煖其所著亦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詎止是耶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長嘆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過蚤寅疥癬耳而鬚髮爲白於以知公之爲難也追感前事識於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 洪炎玉父著

宋牧仲中丞曰吳中鈔齊洪炎玉父西渡集僅一卷考焦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與此本合然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坐上呈師川有懷駒父七律所云欣逢白崔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正在集中其詩局促去豫章殊遠又經籍志載洪芻駒父老圃集洪朋龜父清非集皆止一卷此本牧仲鈔之醫士陸其清家康熙甲戌四月漁洋山人跋

北磵集十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光撰

忠惠集十卷附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翟汝文撰

石林居士建康集八卷 抄本 從子讀未見書齋舊抄本傳録

宋葉夢得撰

先君大卿手編建康集八卷乃大父左丞公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作詩文也别有總集百卷昨已刊於吳興玊舍姪凱任總司酒官來架此本欲寘諸郡庠併以年譜一卷授之庶廣其傳云嘉泰癸亥重陽日篛謹題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三十卷附無住詞一卷 宋刊本

宋竹坡胡穉仲孺箋 前有穉所編簡齋年譜暨穉添詩箋正悞簡齋之詩風格遒上思力沈摯於南渡詩人中實能自樹一幟且生當北宋之季汴京板蕩臨安播遷感時撫事寄託遥深仲孺以宋人注宋詩時代既近聞見較確

故是注鈎稽事實皆能得作者本意絕無浮塵掠影之談而集中所與酬贈諸人亦一一考其始末洵爲讀簡齋集者所不可廢且猶是南宋舊槧首尾完善洵可貴也

少陵東坡詩出入萬卷書中奧篇隱帙無不奔湊筆下固已不易盡知況復隨意模寫曲盡物態非親至其處洞知曲折亦未易得作者之意獨趙彥材注二詩最詳讀之使人驚歎　亦有未盡處少陵留花門詩有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彥材畧而不言讀者亦謂止言其多爾　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鶻　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　日山榮長老方丈　絕其曰東坡雲根金沙渥洼等語余嘗到山間方盡見詩意彥

材蓋未知也参政簡齋陳公少在洛下已稱詩俊南渡以後身履百罹而詩益高遂以名天下雄詞傑句爭先傳誦至用事深隱處讀者撫卷茫然不暇究索曉江胡君穉仲孺刻苦力學日進不已得此詩酷好之隨事標注遂以成編吏部蘇公訓直愛其書屬余為敘因得細觀之貫穿百家出入釋老旁取曲引能發簡齋之秘用意亦勤矣少陵東坡二詩注多彥材以一力兼注之故雖盡平生之功而猶有所遺胡君用心既專數年之間朝夕從事而簡齋之作不過六百篇故注釋精詳殆無餘蘊視彥材之作力不及而實過之云紹興壬子正月吉日四明樓鑰大防叙

詩者注情之辭也有所感發則軼入之不可遏也其正始

之源出於風騷達於陶謝放於孟王流於韋柳而集于今簡齋陳公故公之詩勢如川流滔滔汩汩靡然東注非激石而旋東陝而逸則靜正平易之態常自若也特其用意深隱不露鱗角凡採擷諸史百子以資筆端者莫不如自其己出是以人惟見其沖淡渾灝深博無涯涘而已矣若夫蝘蜓蜿蜒之怪變舞於後先有不能徧識也余因暇日網斷乂檢所得踰十八九乃編紀歲月而悉箋之將使覽者目擊心諭可撫而詆焉而或人笑之曰古今作者衆多子獨疲精神蠹鉛槧唯簡齋是好不其惑歟余應之曰高涯之曝窮谷之湍非不清且美矣其源深而流長或未有如江漢者則宜以公爲正況其憂國愛民之意又與少陵

無閒自波咎以降誰能企之余故竊嗜焉若謂探賾索隱

骨不能發明聖經之萬一顧乃用力於此徒費光陰則余

有自笑而深悔不待人言而後知也夫羊棗之好雖曾晳

之所獨不當以律天下之人然天下之人豈得無好羊棗

者姑留以示同志而已君無諱云紹熙改元臘月上澣竹

坡胡穉仲籥識

北山小集四十卷影宋刊本

宋信安程俱撰　後附行狀程瑀撰

葉夢得序曰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爲吳江尉有

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也政和間余自翰

苑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籍不

得調官家於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於其文者即為後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是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識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於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擠之不

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
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
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於詩章兼得唐中葉
以前名士衆體曉而在朝雖不久過所建明尤偉蓋其爲
人剛介自信擇於理者明所行常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
物是以善類皆相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
秋毫加玼病信乎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裒次平生所爲
文欲屬余爲序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
尙得十四五而益以近所著爲四十卷夫天旣以是假致
道矣乃不使盡展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
者猶可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俾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
從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
先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爲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台
俱今爲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紫微舍人汪公先生建炎己酉歲自太常少卿出守嘉禾
作蕭道之館於郡齋會左丞葉公罷政歸從調先生作肅
壓耳屏間聽話言則聞公曰別去未有後見日吾二人後
死者其誌先死者之墓先生曰左丞勳業未艾某不日盡
先朝露當勤大手筆銘與甲子歲先生卒其子請公制銘
公從之僅述誌敘未及銘詩而愴然其薨今傳於世也其
略曰其爲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進則掌天子命書退

猶將付以太史氏之筆蓋有不可誣者焉議者謂丞之誌文踐實平生然諾必不虛美於槥墓中人有以取信於學士大夫也作肅昔爲南徐學官時偶先生卜居在焉一日裁書問文於先生先生翌日答書凡數百言其要曰昔之作者自六經百氏之書世傳之史方外之書無不讀非惟讀之而已取舍是非了然于心其察然者我之文也而發焉者六經百氏載籍之傳而吾自得者也然而莫見其迹也嗚呼先生論文淵源如此則謂其文辭在司馬遷班固之間未爲過也頃又嘗見大參毗陵張公言先生嘗爲毗陵筦庫因見鄒忠公公與語連日奇之謂人曰程致道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者也忠公德名甚重不輕許可則

其所取又有出文辭之外者矣門人中吳鄭作肅序

黃孝廉蕘圃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紙印刷驗其紙背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廨也古人文移案牘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院以鬻故紙公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宋世故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輕薄不耐久數年之後黴爛蠹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骨在南宋可稱錚錚佼佼者而此本紙墨古雅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

丁巳錢大昕題

黃氏手跋曰北山小集爲宋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與吾郡典實有涉錢潛研老人取其集中文字入養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攷證噫潛研往矣是集余不能守歸之藝芸書舍嘗曰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此余生平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修志之舉遂向藝芸主人借歸傳錄而作一小跋記其原委歸之海虞月霄張君愛書好古收藏舊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藏書志於一書之源流纖悉畢具余所歸之書亦得附名簡末此眞讀書者之藏書也聞余有此欲傳其副遂復從余傳錄本倩分寫予之并書梭之古云書經三寫魯魚亥豕自謂此寫本出余士禮居

雖未經老人過眼然兒孫輩頗習聞校書緒論一一手校當不致爲鈔胥所悞囘憶初得時及復寫此已歷三朝世有三本可爲此書幸則可爲余稱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盡如月霄其人悉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録其副是眞大樂事想藝芸當亦不吝余之屢假也書此以俟道光三年歲在壬午秋七月蕘夫識

華陽集四十卷舊抄本

宋張綱撰

洪邁序曰華陽集四十卷故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章簡張公所著也始大觀政和間庠序宏盛彙四方儁造於京師公起朱方孤生持經術騰奮聲高一時儒先仄足斂衽

比三冠倫遂策崇政名爲第一天子嘗屢挹歎有旨膺用矣老蔡方顓國挽使聽己倡富貴有命之說速往之且雅憎王黼爲邪弗忍識其面擢秘學館郎官坎壈逾十稔㴞然無嗟悔意獨玩心於內不肯頃刻輟爲文章每一落紙都人即日傳播至汗漫棟宇建炎庚戌鄉家厄敵兵篋櫝貯藏六丁下取畧盡煨燼所存僅迨百一既檜相得志蔚戲知名士惡子粗織人語言買進梯禍公在睥睨中又爲之閣筆袖手秦亡公亦老故歷歲久著錄不既多夢之明年嗣子戶部郎中堅銳蒐拾論次合八百五十九篇將刊鏤垂世未克而沒後二十三年慈孫池州使君鍪乃出捐家貲扳眞郡學遴首得其書伏讀之大抵制誥嚴而縟表

疏拳拳主敬雖莫齒退休未嘗以一篇倩人代作而講筵故事十九章剴切明白如論仁宗待君人之道舜不窮其民光武開心見誠唐太宗察上封者之姦憲宗御下有術文宗不能正陳夷行唯阿之罪皆反復致志因事納忠非若等輩區區備課呈而已他州以書索序輒概出遠絕欲謝不敢念昔者辱與戶部游而伯氏文惠公擧使淮東時築亭結樓於官舍公爲賦詩酒餞搖江波吞裂璧之句至今諷味在口輒藉以自恕然甚慙公自稱曰鄱陽老人集用是以名紹熙二年三月十六日序

先君性耆學壯歲讀書至忘寢膳自肆業上庠以至官中都者迯無虛日任館職最久與一時名公賡和尤富建炎

己酉金師南渡犯浙東明年三月北歸所過焚剽無噍類先君方待浙憲闕居金壇倉邉挈家奔句曲之西館戴氏一夕兵卒至家人僅以身免去未一里而烈焰燭天由是數十年手澤悉爲煨燼無餘逮戎馬息驚魂猶未定而秦丞相當國士大夫以文墨賈奇禍斥逐流放踵相躡於道先君念太夫人年益高無兼侍奉又挾微憾疑不附己常恐一旦貽親憂遂絕意辭翰嘗爲大理卿譚公哀辭有士聽知己用人豈法家流之句既出好事者口語籍籍幾爲所醖釀因此愈自晦屏去筆研二十餘年或誘以文字之職一切力辭過勝日袖手危坐命子孫讀古人佳製以寄幽賞秦相卒先君蒙光堯壽聖皇帝擢登政府旋再辭祿

以歸時年已七十六閑居又八年而卽世晚景多病頗近藥石雖時時歌詠太平然精勤刻苦不能如疇昔矣堅不孝遭大罰號慕之餘裒集遺文以類編次僅得外制二百二十二表疏九十八奏劄六十八故事十九講義十九啟八十四雜文七十六古律詩二百三十九樂府三十四疊爲四十卷以先君自號華陽老人目之曰華陽集集中有宣政靖康間所作詩文數十篇皆掇拾于殘編斷簡之末或親舊口所傳誦十不存一二唯尚書解三十卷乃先君爲學官日所作講義訓誘諸生者閩士集而成書別本刊行嗚呼先君力學起家不幸遭兵火畏權臣故文章之傳後世者止於如此敢摭其實載集尾以俟立言君子爲之叙

乾道三年九月朔孤子堅泣血書

先大父平時刻意辭章老且不倦不幸厄於建炎兵火而殘編斷簡得之煨燼之餘又不幸沮于秦丞相以深文鉗天下舌而片言隻字莫敢出諸戶比及秦亡而大父已告老然遇佳時勝賞猶時時技癢發於吟詠故身後裒集之文僅如是而止先叔寶文久欲鋟之木而志弗遂參假守浦之明年郡事稍閒因取所編復加訂正以昌先叔之志云紹興改元冬十二月孫朝奉大夫權知池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參謹書

苕溪集五十五卷目錄三卷舊抄本

宋劉一止撰

沈忠敏公龜溪集十二卷舊抄本

宋沈與求撰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搢紳賢士遊又聞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諧人望由是歷霜臺冠常伯兼翰苑爾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崇論宏議鴻文大冊天下傳而誦之訓虞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詞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淳熙紀號之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龜谿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讐正玩味不能釋手留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叙竊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晏元獻公被遇仁宗而富文

忠公繼登探路冰清玉潤勳業宏茂載在史册後世歆艷寵綏公文人行也其名德相望前後輝映又能集其文而流布之裕昭述作之懿顧不韙歟先生諱與求字必先仕至知樞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卒於位若平生出處之大方則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兹不復列四年三月一日從事郎兗州學教授永嘉張叔椿序

栟櫚先生文集二十五卷 舊抄本

宋承事郎守左正言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鄧肅志宏撰

胡瓊序正德己卯

林孜序同上

屏山集二十卷 明刊本

宋文靖公劉子翬著 前有墓表朱子撰 諡議張𤱶撰 覆議鄭起譜撰

人之大倫五而朋友居其一焉可謂重矣哉師道尊人生有三事之如一師之謂也顧不列於大倫者以朋友兼之也是以其服同止於緦而已朋友之道親如兄弟相結以誠信責以善相與切磋扶持必期至於有成而後已故古人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後世之所謂朋友者亦苟然而已予與彥沖居相鄰世相好而臭味又同然予少出遊四方迨中年始獲見於里中潭川之上籍水之濱杖屨往來彈琴賦詩商今略古每見必有所

益問數日不見則必折簡相招襆被對床所以啟發蒙陋者多矣其有闕失必宛轉誘諭不但已也予方以親依愜所願為幸乃遽哭其喪是年予蓋六十有一而彥冲甫四十七以如斯人而止於斯痛念疇昔分好而琢磨之助遂絕望豈不重可哀邪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編次其遺文凡得古賦古律詩詞銘章奏議論二十卷目曰屏山集屬予為序嗚呼彥冲不可得而見矣讀其文如見其為人庶可以少紓荒結之思乎彥冲天資卓異而識意高深於書無所不讀爵不妄發與人交淡而耐久初無所假借鄉人子弟來見必與之款曲告以孝弟忠信之道而勉其學業由是薰而為善士者多矣世俗日益偷薄而相欺誑則

惟予與汝而已轉背則相非毀甚則相爲仇敵朋友之道不幾於喪乎念死者之不可作也因感激爲之書如彥冲之之文豈假予言而後傳哉紹興二十年六月朔籍溪胡憲

序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啟手足時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闕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灑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

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後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

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某謹書

南蘭陵孫尚書大全文集七十卷 明初抄本 王文恪公藏書

宋孫覿撰 覿有鴻慶居士集四十二卷內簡尺牘十卷俱行於世而大全集則未之多見此本爲王文恪公舊藏葉氏石君手校中有據鴻慶集補入者石君手抄附每卷末每冊首有濟之王文恪公字葉萬印記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厭淬鍛鍊重之以江山之助名章

傳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尙書晉陵孫公
壽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
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
部所謂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
輩制及知命靖康微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
長貳出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與陸敬輿明辯駿
發每一篇出世爭傳誦稍與而後遭値口語斥居象郡久
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蛋而狎鷗鷺夫茅葦而友松菊所得
絲北堂萬卷之紗袖明光兆草之手黙觀物化吟咏性情
煙波萬頃納之胷次風雲變態日接於前如是二紀於是
不可勝計毋惟乎筆端之袞袞也天門忽開訴章上達論

譔次對璽暫繼下年雖耋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纂誥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書命類編蔡京王黼等事貴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没既一世其子興國太守崇以書請必大日先君文槀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羣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十四卷其未備者裒次爲集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過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蠶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文辭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挂名集端因其列之近歲

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髫齓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璵器公應聲云翰苑僊人錦繡腸坡嘆曰眞璠璵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己二十一得非元豊丁丑自便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旣戶傳亦不得而略也公諱覿字仲益嘗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慶元五年十一月廿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右孫尚書大全集七十卷王文恪公抄藏本中多差謬脫落時無善本全校將鴻慶居士集參校一次其所補入皆其集中文也因性拙懶於抄謄故所錄皆草

草云順治九年五月初六日葉石君識

又曰此書向爲從兄林宗借去久未得歸幾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爲之整理書籍始得檢歸從此可以相攜於老境云康熙四年三月廿六日南陽穀道人識

又曰昔歐蘇教興文章大變從茲而降名人碩士之尸而祝者廬陵眉山其首庸也靖康南渡大家有四翟公巽汪浮溪先石林公暨孫鴻慶是也向讀鴻慶居士集愛其流麗秀美無洛中校踏氣後得茲集知古人文章湮沒者不可勝數再訪翟集藏書家皆不見存有云已雜入孫集中據茲集則此言爲未可信也汪止有文粹先石林公集虞山太史曾有之已爲絳雲之劫灰止購得建康集一種而

其文方嚴簡重與孫殊致然皆取法于歐蘇而不敢越其榘矱者也余嘗論古今文章變化因革自有定準漢魏尙矣六朝以後風氣靡縟韓昌黎變今而古之其後佶屈聱牙流濫甚矣歐蘇則變古而今之四公之出適値其盛流元及明漸以衰止安得有挽回氣化者與之振起頹風邪再四繙閱不禁三嘆因書所懷於末他年全具四公之集而縱觀之則知所變矣時康熙四年九月日記去虞山太史之沒周有餘矣東澗道叡

錢氏手跋曰孫仲益以文章名世而宋史漏其人不爲立傳唯藝文志載其所撰鴻慶集四十二卷此本題云南蘭陵孫尙書大全集凡七十卷係王文恪公家藏本後歸渠

石君氏曾以鴻慶集參校增補最爲精審今爲周漪塘明經所得仲益專主和議乂汙張楚僞命讀其文於呂惠卿莫儔万俟卨輩之不容口而詆陳東李光尤力幾于無是非之心者然其駢儷之工自汪彥章而外殆罕其匹譬之河魨江瑤柱雖知其有毒不能不一朵頤也乾隆辛亥七夕竹汀居士錢大昕題

高東溪先生文集二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宋高登撰

雪溪詩五卷舊抄本

宋王銍撰

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舊抄本

宋呂本中居仁撰

陸游序　慶元二年

文集莫盛於唐亦莫盛於本朝唐則韓退之柳子厚本朝則歐陽文忠公實爲之冠是數公固出類拔萃巍巍乎不可尚已編次而行於世退之則李漢子厚則夢得文忠公則東坡先生或其門人或其故舊又皆與數公深相知盡知之不深則歲月先後是非去取往往顛倒錯亂不可以傳近世張文潛秦少游之流其遺文例遭此患知與不知之異也東萊呂公居仁以詩名一世使山谷老人在其推稱宜不在陳無己下然閱世多歷年所而編次者竟無人爲墨客詞人相視太息曰公所謂知吾者希則我者貴歟

儀眞沈公宗師名卿之子少卓犖有奇志方業禁未解時不願流俗專與元祐故家厚公尤知之往來酬唱最多沈公之子公雅以通家子弟從公游公稱之甚乾道初元幾就養吳郡時公雅自尙書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公詩畧無遺者次第歲月爲二十通鋟板置之郡齋蓋公之知沈氏父子也深故公雅編次之也備幾亦受知於公者也公雅用是屬幾題其後竊自伏念與公皆生於元豐甲子又相與有連雅相好也紹興辛亥幾避地郴州公在桂林是時年皆未五十公之詩固已獨步海內幾亦妄意學作詩公一日寄近詩來幾次其韻因作書請問句律公察我至誠教我甚至且曰和章固佳本中猶竊以爲少新意又曰

詩卷熟讀治擇工夫已勝而波瀾尚未闊欲波瀾之闊須令規模宏放以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模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幾受而書諸紳今三十有六年衡視少作多可愧悔既老且病無復新功而公之墓木拱矣觀遺文爲之絶嘆因記公教我之言於篇末使後生知前輩相與情實如此且以見幾於公之言雖老不忘也乾道二年閏月六日贛川曾幾題

胡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精抄本

宋胡銓撰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鸞未返不得已

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爲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於今不信古矣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者逢其時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先生

之文有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則其代言典而寶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者自坻斥排牢籠置嶺海愁狖酸骨饑烏血牙風啼雨嘯濤譎波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養于心而反昌於詩覩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悽奇云至於騷辭滴花斬卷鉥劌刻屈抉天之幽浚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惘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也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況兼其百者乎何其盛也先生既沒後二十年其子灝與其族子渙族孫秘裒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欲刻版以傳貧未能也之官中都舟過池陽太守蔡侯必勝相見問向家集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

南畫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讐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頴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於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夫先生此集爲之百年而始成使學者得之今乃一日而盡見三侯之用心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嘗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薌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慶元五年己未八

月二十八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學士致仕門人楊萬

里序

鄭忠愍公北山文集三十卷抄本

宋鄭剛中撰

自序曰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己卯至

甲子歲所録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

乙卯歲中所録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

爲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

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

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録宣和辛

丑至彩與甲子歲所作之文旦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選貫中號蒙蒙者旦嗣放初中而緝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爲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稿之桂陽以横逆故亡失旦嗣幾能省記一二以附於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爲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纂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爲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研墨未始以居艱拾劇

而輸諸所業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爲文學者爭
誦讀之而雅不見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
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
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
夏朔旦男良嗣拜手謹識

侍郎葛公歸愚集十卷舊抄本

宋葛立方撰

香溪先生范賢良文集二十二卷元刊本

宋范浚撰門人高梅編

士以志道爲先而志道以養氣爲本氣全則道存氣喪則
道亡故達而在上任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進賢退不

有收功於無窮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之道權古今明治忽是是而非非立言于不朽者亦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在上或充詘於富貴以得失爲患則道不行矣窮而在下或隕穫於貧賤以紛華爲悅則道不守矣不守不行氣喪而道亡則烏能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則氣之在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范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不朽者歟先生居香溪之上自少至老爲學而贍於文探道而不以世故嬰其慮其家女嫁爲名卿賢刺史昆弟各登仕籍而先生了無仕進意今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賢良方正之士當時公卿有以先生應詔者先生力辭之余嘗過香溪之上而

訪先生焉先生危坐一室塵埃樓戶牖而凝几席敗幃故
器　所不供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守泰然其言辭術如親
得聖人而授其旨其論語成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已而
出示所作文則辯博而嚴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表裏終
日與之坐而無一　及世間事此非志於道而全其氣者
能若是乎是日先生謂余曰是間山水清遠子能卜居與
從吾游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方漂流與翁及歸而先
生沒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淑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生
猶子元翻過余曰叔父平昔爲文至多今不欲秘於家而
出與世共之力有未辦則先刻其詩賦論識雜著爲二十
二卷行於時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其首嗟夫昔鹿門

子若書而自叙之曰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
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慚其所未周古聖王雖山夫
谷民之賤者亦在斯乎今先生不醉不遊直息於道而寓
之文耳平時不以外慕累其心若求雖於時亦豈先生著
書立言之本意哉故述其志道養氣之實以見素所蘊云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鄉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
方有志於世者紹興三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同郡陳巖肖
叙

子朱子集注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
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里居稱香
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

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微言傳而
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與諸詩滋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攷證謂范集近亡以命之冷僻而云
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
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親友應氏家
蓋其首編也陳君樅有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文二十
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
五卷惜其無從而也於是忻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
之間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間耶
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赴大節偉矣
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

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豈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毋惡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爲先生置祠堂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徵矣今右史裔孫元璘念殘集之復完懼泯沒之存至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中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 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 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竊固願有述文嘉元璘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年月日

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太倉稊米集七十卷 舊抄本

宋周紫芝撰　格闕外有浣香居抄本五字

始余來東南聞士夫誦宰掾周公少隱時文每擊節嘆賞以謂清新偉麗自成一家非真有悟解不能名一世獨恨不覩其全逮守九江之明年歲次甲申冬至後三日今吏部侍郎陳君季陵繇從集庚樓上出公太倉稊米集七十卷俞余為序是時敵再犯淮沿江郡多故欲讀未暇乾道改元乙酉春和議成邊城徹備民訟少得餘力觀書一日卧愛山堂取公古律詩記銘書序雜著數十百篇細讀而哦之觸發古人關鍵難名之妙公盡驅入筆端前輩文采專以格致為高垂世不朽端不偶然噫此豈可以新學小生口舌辯哉然王震序曾南豐之文謝克家序陳後山

之詩或謂巨題既進下當爲若余則於天下无所長謂余序殆知當爲不當爲自有定論而公之文雖不待序而必傳無疑也左朝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江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眉山唐文若序

宣人之爲詩蓋祖梅聖俞聖俞以詩鳴慶歷嘉祐間歐范尹蔡諸鉅公皆推尊之後百餘年復得竹坡先生繼其聲而周與梅在宣爲著姓且親舊家也竹坡同時有王次卿僧彥邦道常三人者皆能詩王死于兵不復傳彥邦學爲詩而未至道常筆力頗過彥邦其後亦無聞惟竹坡之詩聲厭服江左天辭未弟時從竹坡游公謂余曰作詩先嚴格律然後及句法予得此語於張文潛李端叔故以告子

且言郭功父往窮虛術在詩家最無法度天驥欽佩此語退而學詩不敢越尺寸久而自定然後知公之善教人前年過九江公在家焉往拜遺像哭而弔其孤誦其遺文以語太守唐立夫舍人立夫急取公文集相與閱於庾樓上讀之聲震左右立夫故重許可至是擊節且爲序之竹坡於詩無所不讀發而爲文章不讓古作者其詩清麗典雅雖梅聖俞當避路在山谷後山派中亦爲小宗矣彼郭功父輩執鞭請事可也官晚而名不遠自興國守罷居九江貧不能歸宣城而江山之勝翁爲晚助云公名紫芝字少隱乾道丁亥上元左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襄陽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提領措置屯田陳天麟序

自序曰昔余爲童子未冠入鄉校方學爲科舉文文成掌教者善之於是長者稍從而稱其能爲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是也乃喜誦前人之文與其詩往往爲之廢業而前日之稱其能者悉咍之不齒也一日先君戲爲客言是子將有詩骨在法當窮而又好詩窮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人嗜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時所作而誦之悉皆棄去可匿也老來取中年所作而誦之則又皆棄去可笑也今老矣而竟不能佳安知它人誦之不匿且笑耶小兒曹未嘗學之不識詩病慨以爲好而掇拾其遺得若干卷錄而藏之問名於余余告之曰文章一

小技於道未爲尊也使有補於世數猶殆庶幾不然徒費紙札耳不足錄也昔者山谷先生書告其甥曰文章直是太倉一稊米耳黃公之文可與馬遷楊雄劉向之徒相爲表裏若其詩則杜子美蘇子瞻而下不數也而猶小之如此況不迨其萬有一者乎後數年而集亡當於東家留就上求之其必有得矣

陳公紹跋曰稊米集宣城周左司少隱之詩文也公之所作裒聚成集既沒而未傳乾道丙戌其鄉人殷撰陳公天麟帥襄陽始鋟諸木然校勘之不精刻畫之外錯凡三百八十有五而爲字千餘淳熙辛丑春公紹赴襄陽學官任道過九江見左司之仲子疇得其家藏善本比至重加是

正命工修整庶幾觀者靡有疑時道光癸卯孟夏中澣謹

識

竹洲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明宏治刊本 汲古閣藏書

宋吳儆撰 簿面竹洲集上下八字係毛氏子晉手書

臣賢謹言臣曾祖臣儆所著文集二十卷繕寫成帙謹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冀輯陳編悵祖風之悠邈適逢聖世希

宸渥之褒揚進瀆淵庭退忘鄙野臣賢惶懼惶懼頓首頓首

臣竊以唐宗觀故勞猶思魏證之賢孝剛序遺文誕錫蘇

軾之謚或聽求於數世或褒崇於再傳伊人之懷惟道所

在臣伏念曾祖臣儆生而坎壈志則激昂抱膝長吟以伊

呂而自許著書垂世非孔孟則不談才狹垓紘氣吞中外

係單于之頸覊表餌之策非疏寢淮南之謀於社稷之臣為近挺若偉節著於當時載觀乾淳之間實號人物之盛朱熹鳴於古歙張栻顯於長沙浙左二呂之典刑江西兩陸之標致雖不相友咸與齊聲故在膠庠則其行尊歷州縣則其用顯府臺論薦交章公車旅辰嘆嘉興恩當二難懷才之甚遐覽賫志以莫施然禮樂彬彬尙多河汾之弟子而日月朔朔猶存屈氏之離騷儻待時而旌彰庶流芳之不泯恭惟皇帝陛下綱維治統寤寐英賢聞鉅鹿負將之名思得復用讀上林子虛之賦恨不同時蓋嘗振發潛光褒錄往哲凡曰先臣之雅稽皆蒙謚典之徽稱忍令太陽之華尙遺枯骨獨使九泉之恨空結營魂臣隕涕潸然

緘書慨若敢冀燕閒之賜覽特昭鴻霈以易名也地下之修文死猶可作效身後之結草義其敢忘臣所精寫會稽臣徵文集總爲一十册謹襲封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嘉熙二年十一月　日徽州布衣臣吳資深上表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織穠地之華也天秩天叙之彝皇猷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蒸蘊而不結則河漢澔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卑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龍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開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宏

量俊者其詞溥才雋而言卓德星而旨醇氣鋭而言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而斷不誣其可握而長之哉竹而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蓋一飯不忘也迨其見之詞章則瀏直而紆詠辭深而平澹實而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都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廟廊之風平生淵涵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蓋公太學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公與其兄受徒棣華芳近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所以涵育大醖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親得南軒鐵研而切磋之至是蓋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有所致也雖然山居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

士大編長軸欲以自見于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民生日用之則齊豐卷卷不離於口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星而施狹會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篇異卒躓其行嗚呼吳江賦鶚鵰落筆超羣英鷙鶚啄孤鳳千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聊生也晚斯公蓋前輩而公之子載將梓公之集欲聊一言於篇末蓋累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學辭也乃敬書而歸

之歲乎乙未閏秋之朔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

程珌謹書

尙論人物當自其世觀之建紹乾淳間人才項背相望於斯爲盛吾郡竹洲先生吳公氣蓋一時名聲大震事業亦儁偉大略見於龍川陳公贈言其文章則雄深古雅蔚有先漢風非若世之務艱險以爲奇事雕鐫以爲新也士及門經指授作文皆有法度往往多爲聞人端明程公亦已鋪陳而揄張之不知此皆先生之細耳先生與張南軒諸儒先交漸摩薰陶文行兼備而尤孝於親姑取一事言之方自永寧郡丞終更陛對孝皇奇之即日擢守邕筦且促

遐陬駸駸嚮用矣以親老迎養弗便願歸香火之祿爰即所居葺園池亭館日具壺觴招致其親所親相好者徜徉其中以爲親娛時作歌詩父子自相屬和將終吾身焉夫人生莫樂於得君今一言寤主立命往鎮南邦非樂歟人生莫樂於行志生平忼慨有志事功是行也可以一展抱負非樂歟然先生不以結知萬乘爲喜而以得遂事親之情爲喜不以可行吾志爲快而以得盡愛親之道爲快其自處於寂寞之濱未嘗有幾微見於顏面是舉天下之樂無以易其娛親之樂也歿五十有六年當嘉熙三年一夕見夢其曾孫資深曰內相程公序吾文固美而未及吾孝行何耶蓋端明先爲內相云爾此其一念在孝死猶不忘

豈徒槩以言語文字周於世而已昔杜工部以世人誤讀其八陣圖詩亦見夢坡翁並自解說今先生之見夢不在文詞而在孝行不以語他人而惟以語其裔仍賢於工部遠矣是可不書爲文人才士者告哉聖天子方以孝移風俗資深歐袁輯遺文裝封上進以備乙覽而與其交蓋所見必惓惓焉爲書此夢焉是眞能世其家者宜牽聯併書云淯祐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兼起居郎兼□闕□勞食邑三百戶從學呂午謹書

欽遶桑蔭相聞錦溪沿境上竹洲先生往來忍岸必寄徑一月歸稽遲甚先叔祖追餞以酒竹洲亦緣道採野菜問尊道旅茸魚以薦曰奇味也昔益桑茸魚自吳益恭始揚

疏諸父猶獲接音吐家庭之詔偶及是日前輩勁氣不忘之銘而如此歲辛卯楊祖過歙得文集於其孫元鼎奏篇切切多苦語其論恢復大計謂進太銳退太速屢失事機寢至曰泪嘆曰至論也後八年元鼎又攜來京再讀之掩卷重嘆因思南軒書劉強勇三說爲贈言誠得切磋義楊沮謂恢復至論惟剛強勇者能發之使出熱軟媚耳目者口必將隨時論進退以陷於沮撓疑也九京可作驗畢斯言使後生晚輩猶將識若柔茈氣厥味元鼎蒐討其先世遺語方切喝之喜闕要楊沮書辭弗獲如坐以膂將奚辭

嘉熙戊戌三月既望錢溪洪楊祖敬書

眞生晚想慕乾淳人物每形之夢寐蓋于時東南偉彥參

錯楫望若雲之蒸新安二吳公名亦堂播海寓乃今取竹溪翁文觀之崖簡軒符如怒蛟出水濤勢震湃數十年後不又聞其音容猶能駭聳人毛骨則南軒贈言龍川序引助乎其不諠矣暇學末知方生平頗亦好奇見闕關餘子輒問訊驅去思得如翁者親炙焉恨世且不能有環讀遺集爲之泚色三嘆嘉熙改元冬十月辛巳外曾孫壻古鄮陳塤敬書

程敏政重刊序 宏治吳士

方州集二十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李石撰

翎山集十卷 抄本

出雨清林亦之學可挨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爲傳人授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爲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著於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軒先生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他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奥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眞猶虎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

也形也至於綱山詩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
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也
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
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綱山之姪隸行林侯肅翁交友
肅翁既序其遺文矣克非復識其後綱山林氏名朮之字
學可稱清人一號月魚先生前史官劉克非序
儒者之學雖成矣學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於
人能於天者也然嚴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
姓氏且就湮滅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芒
芒之生宇宙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
於人物之中卓然有見於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

於人以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於他日今夫泮涯禪仍蔓榮倏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若何嘗少靳之至若劍埋鼎沉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霞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亦不輕委默見伏遯迹特以時爾然以余觀之月魚氏竊惑焉提槁梧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幾五十死死未五十年而子孫殘蓋不守松楸且幾烈身前後之窮有不可道説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之他人莫不掩鼻嘯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擲棄如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具存太虛無恙然而無有乎爾孰

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尚庶幾焉吾黨對而樂之可也先
生諱亦之字學可姓林氏吾邑龍江人受道於艾軒自號
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殁孝宗乙巳請而祠於縣
庠也今上辛卯後先生之生百有三年承學從事郎新平
海軍節度推官林希逸謹序

希逸甲申客莆陽嘗集艾軒月魚二先生之詩序而名之
曰吾宗詩法今有十五年躍甫以是集來求余文俾書其
首故帙偶遺進懐不復得乎先生之文亟有所感因更叙
數語云爾若其格制精嚴趣味幽遠具吾宗正法眼者當
自知之不待余言也既書遂以歸之樵塘劉氏

止齋先生文集五十二卷附錄一卷　明正德刊本

劉陳傳頁撰

先生稟抱天穎研畫學力據六經與會執九經百家之嚳
傳環彌以趨於一披剔文義躪藉衆糾究明帝王經世宏
模而放於秦漢以下治亂興衰之故獨揭源要不牽多岐
由是彰往攷來默察當世否平之機深抱大業至於化裁
推行不動聲色使人回心而嚮道者其綱領條目靡不該
其蓋嘗忘寢廢食審求孰復庶幾對越天地百世以俟後
聖而不惑也雖言論未孚幾進輙沮而志念回皇與物委
蛇左挫右挑劣接廣誘其任重道遠殁老未嘗一日敢忘
於斯焉嗚呼盛矣鄒爵之統緒河洛之承續千載以來不
知其能幾見也執經戶外方幾闚集片言落筆傳誦震響

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丕變則肇於隆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屯坐單思超詣絕軌學成道尊則遂於乾道之丁亥博交過驗洞礙幽室對策初彩懸鑑獨到則盛於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開府訖効郡掃勤十楪署細釋文獻宏綱具舉則備於淳熙之丁未起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利弊民信有古循吏之思鬱乎湘山則驗於紹興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遷經帷侍立代言贊翌儲邸次第盡庶將發揮則著於紹熙之癸丑宛轉極諫徬徨乞身龍飛亟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于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壞則終於嘉泰之癸亥叔道夙蒙舉策俾竊津涯蒿斡羈羽愓負大賜適當新義川張幕文蜎與時晉懋析而致孤條之雖鬱砥途

之失榛乎是用敬輯遺藁寄諸宛炎儀問後哲庶弗淪墜矧章句莅墓影響編傳或混幼作或雜真贗說題叢帙誕彌遐陋輪糴掩汚理合蠲別故今裒次類自梅灑丁亥之後凡爲歌辭古律詩內外制奏狀劄子表啟書簡序記雜著祭文墓志行狀總五十一卷則先生燕坐之齋以爲集名若成書則有讀書譜二卷春秋後傳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周禮進說三卷進讀藝祖皇帝實錄一卷未脫稿則有詩訓義周漢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記皇朝百官公卿拜罷譜皇朝財賦兵防秩官志藁別自爲編附識其目庸熄淆亂先生名傅良字君舉世系歷官具見於神道碑墓志銘行狀云嘉定戊辰門人承直郎太學博士曹叔遠謹

序

先生春秋後傳諸書今參知政事樓公旣屬永嘉守施公栻刊置郡齋矣惟文集舊未成編蓋俗所傳如城南集之類皆幼作先生每悔焉故叔遠所詮次斷自梅潭丁亥以後抑先生意云爾而裒搜弗錄參別唯久至嘉定戊辰始就緒又不揆輒陳述先生問學獨山之旨人所未及知者僭為序文冠諸篇端樓公復以屬郡守楊公簡續刊之楊謝不能郡博士徐公鳳慨然曰是吾志也吾想慕敬於茲久乃與前吏部侍郎蔡公幼學更加訂定剖廩士羨緡萬亟成之於是後學咸得觀先生全文而樓公美意始無憾焉徐公之賜厚矣徐公建安人弱冠登進士第以親老不

謂者十餘年初官承寡搢紳逢掖稱賢無異詞而又汲汲
然懼僃先遺文之泊其傳而無以私淑諸人也是眞可爲
人師矣嘉定癸酉三月門人承直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曾叔遲謹再識於集左
林長繁刊板序正德改元
梅溪先生文集五十四卷明正統抄本
宋王十朋撰　凡廷試策并奏議五卷詩文前集二十卷
後集二十九卷合五十四卷
朱子序
十朋子聞禮奏議跋
周孜跋天順六年

黃淮序正統五年

何文淵後序正統庚申

攻媿先生文集一百二十卷舊抄本

宋四明樓鑰大防撰

東塘集二十卷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說友撰

野處類稿二卷舊抄本

宋鄱陽洪邁景盧撰

余自束髮即喜學詩然隨作隨棄初不留意也甲戌之春家居臥病因復作詩若干首以自當去聲緩憂之一物昔人所謂內疐鬱外揚爲聲音者是也遂取曩時所存而未棄

名齋爲野處類稿二卷鄱陽容齋洪邁自序

盤洲集八十卷 影宋抄本 惠氏紅豆齋書

宋洪适撰 後附行狀及拾遺

應齋雜著六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趙善括撰

楊萬里序曰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表著文儒玉映武衛電耀廷集孔鸞陸列牙爪雖師師瑞虞濟濟鏘鏘無所與遜孝宗皇帝一日御延和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蹙然喟曰克明俊德首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孔庶今吾聖神子孫枝葉疏俊人無寡獨無一武誕寘文右是謂靈囿無

鱗太液無鶴也可乎詔近臣各舉屬籍之良者二人居
亡幾何舒戴鬱撰問乎政駿茹枝振鷺大者台斗小猶郎
吏而應齋若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
西山之雲遂退徐孺進訪山谷賦詩把酒於一世相忘乾
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咎或曰其亦無咎之才
之未卓歟曰无咎才固先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
求而存之何也曰才者惛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
賈唐之李杜非不才无文之坐也才與文之坐也四子且
然无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无咎爲蘇
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滁豫章始識之至
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棚蔚然知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

人老矣无咎既沒其子汝譽采為太和宰訪予于南溪之上出无咎詩文一篇目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為追琢不立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嶽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古今百家萬象景物皆不能役於我嗚呼生无過也沒而詩文可傳未為無過也无咎可以無憾矣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抄本

宋 薛季宣撰

乾道以來六十年閒學士大夫皆知宗薛常州經制之學而其遺文世獨以未見為恨蓋程祖常州得歲四十所為文辭富而猶有未脫稿者先程建安傳云早世其孤又幼

篋中[illegible]書悉不復啟頃華文曾太博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前蹟等刊於蜀矣尚亦恨不得其全書且在外府丞出守與從臣既數月尋奉祠閒因令師下[illegible]發其家發篋中書諸伏得三十有五卷而鋟諸梓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爲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爲二也偽者不作臨高者鶩於空无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滯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岐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爲偽者累學夫古今皆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程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縝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明必通今而據古

每以口耳之習爲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去不肖爲務卒使淮壤首正姦欺亡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若審抗論經總制錢非法不忍重爲民困卒以不合而歸則死蓋程朝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對慶二年八月日姪孫朝請大夫知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口口書於仁壽堂

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 舊抄本 朱竹垞藏書

宋廬陵楊萬里廷秀撰

天以誠而覆地以誠而載日月以誠而久照江河以誠而晝夜混混不息誠之一字非聖人曷克語此文節楊公以誠名齋要亦自明而誠苟有為皆若是也人皆知先生之孤標勁節可以薄秋霜可以泪金石而始終不撓不知始終之所以不撓先生之誠也人皆知先生之文如璽藹綜綜璀燦奪目取而不竭不知文以氣為主充浩然之氣見諸文而老益壯者先生之誠也負天下之望如誠齋真所謂一代不數人而復有東山為之子是父是子前後一轍非家學以誠能如是乎東山先生最節廣東煒叔貳令南海尋道門牆益深敬慕乃令假手道德之鄉誠齋文集獨恨未傳尋先生之道義以倡儒學表先生之志節以激士

習發先生之詞藻以振文氣冒茲承乏政孰先此來山首從所請且獲手爲定正以卷計一百二十有二以字計八十萬七千一百有八鋟木於端平初元六月一日畢工於次年乙未六月之既望煒叔屢被朝旨搜討遺書遂獲緝書之未備者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云端平二年□月日劉煒叔序

頤菴居士集二卷 舊抄本

宋劉應時良佐撰 卷下西郊三首知不足齋鈔書刊本缺一首

陸游序 慶元六年

楊萬里序 嘉泰元祀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抄本　從子謙延藏舊抄本影寫

宋葉適撰　適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俱著錄直齋書錄解題此即別集十六卷也陳振孫曰別集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稿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均與此合其為原本無疑明正統中處州推官黎諒重編適集二十九卷今世行本是也其自識曰嘗求全書竟不可得又曰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則原集之佚久矣更四百年原本復出豈書之顯晦有時耶抑適之精靈實有以呵護之也

後樂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衛涇撰

先公參政文字七十卷皆樵執簡膝下隨日錄稾襲藏者也先公平昔著述尚多而樵自入仕居侍旁之日少於是稿錄之備諸弟之留侍者有焉孤苦餘生悉未編集樵茲來守永偶公暇因以所藏者纂錄校讐又命館賓嘉興貢士常甫仲相與覆校敬鋟諸木而以樸齋叔父湜所編年譜冠諸帙首伊欲譽先公之遺文具載備錄以至行述謚議史傳隧碑并俟他日續鋟木云紹興壬辰冬日嗣子樵謹書

梅山續稿十七卷 抄本

【元】括蒼姜特立撰

龍洲道人詩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附西昌劉過改之撰

古人以詩名家者衆矣予兄改之晚出每有作輒仿大紙以爲稟筆法遒雅隨爲好事者所拾故無鈔集詩章散漫人間無從會粹澥嘗游江浙涉淮甸得詩詞表啟序於所交游中幾成帙多爲同儕取去歲月久無應酬幾不能給或以是而獲謗吁上而李杜韓柳近而歐蘇陳黃大篇巨帙燦如星日絢如綺組膏澤流於無窮於此何足秘哉用是鋟木以廣其傳每得名賢序跋詩文亦多嘗陸續以刻少有舛闕不敢輕易竄易或收善本能一一賜參對至願特

端平紀元六月望日劉澥謹題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五十一卷 入世祖明建甯守眞巖公

宋真德秀撰

自孟子沒聖人之學不傳更千四百餘年以至於宋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程子沒又更百餘年而考亭朱子出然後聖人之學益以大明當其時傳其學者多矣至於聞而知之者則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是已先生爲朱子同鄉而生差晚弗獲及門受業獨嘗私淑而有得焉自先爲受朱子罔極之恩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是權相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先生獨慨然以斯文爲己任講習服行上以告其君下與學者語未嘗不誦言朱氏其其言曰學者讀文公之書未能究覓底蘊己先

疑其說之未盡故常勸朋友間且將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其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談無實之病庶乎其可耳於乎先生之言如此故曰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操道專一資深守固其平生所著若讀書記心政經之類皆行於時獨其他稾次文集分為五十一卷者世罕得見予同年建甯太守常熟張君公瑞近訪得之地官郎楊君乾叔所因作而歎曰書坊群籍遍天下有如西山又郡人使我為郡而是集忽諸豈非缺典遂圖梓行且思所以梓而敘之者適擧被放南歸過焉則亟以見委曰

子不得辭也明年公瑞考績北上而予友太倉姜君夢賓
論貳是郡其條節推季君明德剏以爲言夢賓則又以書
來督趣念前哲漸遠精言日微世之學者方疑朱子之說
爲未盡而如先生之言足以左右考亭發明正學者又不
盡傳於世私切慨焉今幸斯集一出庶或有因先生之言
以求朱子之學而得數百載寥寥之遺緒者則諸君是舉
爲有功矣遂爲序正而歸之正德庚辰冬十二月望日後
學莆陽役惟黃鞏謹序

文麟幼讀西山眞文忠公大學衍義私竊議公爲何如人
乃所著述盡皆經綸參贊之術心實偉之正德丁丑獲守
公鄉郡意公平生精神心術之所運用見諸篇章者宜不

出此因求公遺集至正德乙卯始獲於地官郎楊君乾叔所托同年黃君伯固校正將欲梓行未幾入覲淹旅邸者及載抱病南歸遂有乞休之志上疏終養卒不得命復來視郡則伯固所校公集在矣遂發梓於平文辭守公鄉郡求之三載而得公集去公郡復守公郡又三載而公集始行公之制作乃與區區爲始終耶公仕於宋理宗時抱經綸參贊之術爲時所忌至目公爲真小人擯斥於外者久之獲召歸乃舉平日所述大學之義可以經綸天下參贊化育者以告其君端平乙未三月始獲參知政事時公已衰遂上表乞祠不得已授提舉萬壽宮逾旬而卒稽公在朝之日少而淹留外郡之日多使公經綸參贊之術終無

以繫於用舍固氣運之使然歟故識者謂觀公之用舍知宋室之興亡而宋之君相有公而不能知知公而不能用用公而不及早固不可全委之運數也方今聖明御極切於更化善治公集出將有聞公之風而興起講明大學之義理恢宏大學之事業以善吾君之政治而化蒸黎黍穀之功者乎使有如公者出而復如用公之不盡則非區區之所敢望也刻成謹附末簡嘉靖元年六月望日從學常熟張文麟謹書

宋杜清獻公集十九卷別錄一卷 抄本

宋中書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贈少傅謚清獻黃巖杜範著

黃綰重刊序 嘉靖二十六年

符驗跋嘉靖丁未

鶴林集四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吳泳撰

方是閒居小稿一卷　舊抄本

宋劉學箕撰

有隱君子劉習之屏山先生的孫七者翁之幕子也飲酒賦詩自其家厭年未五十忽移家築室於南山之下疏林別墅引泉植竹蒔魚種秫造亭立館其最宏敞者乃方是閒堂也堂據池上芙蕖碧水桃霞梅雪具勝四時藏壺天然日與佳客飲飲醉吟詩詩成更酌或至達旦明日復然若竹林避世者今十年矣遊季仙近得其新舊稿一編歸

以相示寻嘆其雄力豪放詩摩香山之壘詞拍稼軒之肩至若松江唷遍直欲與蘇仙爭衡眞奇作也使屏山先生七者翁二君子不𣳾見其若子若孫如此豈不欣慨不惟季仙溟滓弟之雖老漢亦須放之出一頭地但近世詩人零落殆盡無可考訂前輩唯一章泉老人近在玉山予欲爲之拈出以求印證季仙學詩於習之者嘗冊客一往嘉定十年立冬日溪翁劉淮序

自溪翁遐闊游季仙足跡不復到吾廬今日忽犯寒來問其來之故則袖有所銜出之乃吾契家劉習之詩與書邊發緘觀之令人應接不暇自卯至申大暑已盡大抵古今詩文一事耳若泛而言之則所取或多極而言則然者盡

寡習之詩佳處固多矣如與二猶子送生蕤枝詩驪山往事不古獎良嶽馴到胡雛狂如夏雨嘆舊會既收新會降王送令百姓愈惶惑之類殊有風人之體如追和林子仁絕句不類和者如武夷山長句欲別十年不到武夷山数與神僊絕往還我見溪山渾似舊溪山見我鬢毛斑自是一好絕句昌蒲記不惟贊詩俱佳而記三十四盆斛亦有筆力所寄兩集既經平子矣而習之因溪翁之言必欲使季仙問我我見如此季仙口雖諾矣未知其心以爲如何又未知習之以爲如何又未知溪翁以爲如何溪翁劉氏字叔通習之名學箕季仙名彬嘉定丁丑十月二十九日

東里趙蕃昌父書

喬木故家何地不有聲名解愈久彌著曰以文獻未墜也維忠顯劉公節詞凛然少傅甬山先生大勳粹學前後照映我外祖忠肅公又爲近世名棱輔諸舅角立競頑縉紳之林可謂盛矣方是間居士乃獨隱約遊戲筠墨間所以振起芳烈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必思試邑道德之鄉負念一掃居士之門忽不能賜書用教以小叢二集風啟屏玩洞心駭目左顧右接覺日不暇讀卒生錄枝皆云書生不負竪國手賦成何日奏明光和辛稼軒念樓詞云國恥家讐何年報中夜聞雞狂起舞固知居士之立志則忠顯少傅忠肅之志而養浩堂分題則深悟乎持養志氣之不蚤又知居士之講學則屏山先生之學也劉氏文獻其眞不

蹊矣居士負拔所長施用未究是豈終隱約者耶必愿歎嘉不足期槃實勤若夫律語之工詞藻之富見於林卅之勝賞寓於湖海之高與則有東里溪翁二隽老品題可以譔信非必愿覼縷所敢贅贊也嘉定戊寅上元日甥開封趙必愿再拜敬書

游季儒來山中相訪索余詩文不寘口辭拒不能爲撿尋舊昌稍揭出一百首新作七十一首雜著二十七首詞四十一首集成兩編以酧其雅志余語塵俗不足道季仙先世文學彰彰在人口而季仙伯仲詞翰又皆稱於朋儕今棄彼取此豈厭膏粱而思藜糗忘黃鐘而取土缶者乎自書其後而歸之嘉定丁丑重陽後十日種春子劉學箕習

之文書於方是閒堂

右方是閒居士小藁二集乃從高祖種春公之所述也舊已鋟板因燬於兵遂失其本近偶得於邑士家捧誦欣喜如獲重寶蓋於士厭珪組之榮樂林壑之勝得以從容於文墨問信能振家學而衍遺芳者也今幸其詩文猶存其可泯而無傳乎遂復授諸梓非敢必其行世庶幾族之子弟得以諷詠想像有所感發而興起則世業不墜書脉復續是所望也幸相與勉之時至正二十二年歲在辛丑春初吉從元孫淲百拜敬書

翠微先生南征録十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宋華岳撰　板心有汲古閣三字

翠微先生北征錄十二卷　舊抄本

宋華岳撰　皆兵家言

顧氏手跋曰翠微先生華岳字子西在宋史忠義士其南征錄北征錄皆不著於藝文志南征錄詩居十九即其別集此北征錄皆兵家言近盧氏召弓志補亦著於別集雜類列也唯云十一卷者依此是十二卷蓋俗本誤併其一卷耳世鮮傳者得觀於讀未見書齋楷墨間古香噴溢三數百年物也令人肅然起敬中仍愛玩不忍釋手云嘉慶庚申顧廣圻記

泠然齋集八卷附補遺附錄　文瀾閣傳抄本

宋蘇泂撰

友林乙藁一卷 舊抄本

宋四明史彌寧撰 前有序自稱其名曰域厲氏樊榭云集有鄭中卿惠蜻蛉詩文獻通考鄭域字中卿當即其人也

歲在乾道之癸巳太師文惠魏王先生帥閩庠以庠序諸生叢聘賦寵甚侍立函丈飽聆搏約詩將黃陳詞轢晁晏片文單字膾炙士林域時年二十有二於甲午借廣燈夕所刊寶鼎現詞以獻拔冰稱賞先生今在天爲修文郎久矣汲汲然人間無復謦欬不自意後四十年躡影湘南乃得親炙齋坊箇閣公之幕不摘文琢句追古作者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郁然伯父風烈典刑固存凡兩霜侍席掇拾

友林詩稿得百七十首明作莫傳士爭借錄脫爲之脫稿竊命工鋟之

鐵莊方公文集三十六卷 舊抄本

〔宋〕方大琮撰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 抄本 從天一閣舊抄本影寫

〔宋〕劉克莊撰　克莊有前後續新四集二百卷見墓誌銘此蓋其合編之本也案隱居通議曰後村卒其家盡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爲大全集則是書創出後村之家宋時曾有刊版天一閣本蓋從之傳錄者凡詩文詩話內外制長短句合一百九十三卷其一百九十四至一百九十六

別行狀洪天錫撰墓誌銘林希逸撰諡議上闕名一卷也諸家書目止
有林秀發編五十卷本此本則絕無著錄者惟文淵閣書
目有劉後村詩一部俱五十冊殘闕卷帙繁重或即是書
盧氏抱經文弨林本後村集跋云後村集有百九十六卷
求之數年卒不見又云石門吳氏後村詩鈔亦無出此集
外者覓其全者非獨予不及見即前輩亦未之見耶則是
書之罕覯久矣非書城之鉅觀藝林之鴻寶哉
續稿五十卷起淳祐己酉至寶祐戊午十月間之所作也
余少喜章句既仕此事都廢歎佐人幕府歷守宰庾漕亦
兩陳臬事每念歐公彝陵閱舊牘之言於聽訟折獄之際
必字字對越乃敢下筆未嘗以私喜怒參其間所決滯訟

疑獄多矣性僩收拾存者惟建溪十餘册江東三大册然縣案不遡民間雜蟲得失今摘取臬司書判所繫切者爲一二卷附於續稾之後昔曾南豐元豐類稾五十卷續稾四十卷末後數卷如越州開湖頃畝丁夫齊州糴米斗斛戶口福建諭兵尺籍員數條分件列如甲乙帳微而使院行遣差發之類皆著於編豈非儒學吏事體言細語同一機樞有不可得而廢棄姑存之以示子孫開慶改元上巳日

克非題

彝齋文編四卷抄本

宋趙孟堅撰

玉楮詩稿八卷舊抄本

宋相臺岳珂肅之著

自序曰予自戊戌西遊沔鄂庚子東遊當塗歲凡三周裒彙詩稿得三百五十有八名以玉楮因爲之序昔宋人有刻玉爲楮三年而成一葉雜於楮葉中而莫之辨工盖如是其巧也或從而笑之曰天地之生物自質自形日月之照臨風雨之滋澤寒暑之代謝亦惟因其固有而遂其本然使必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以人之僞象天之眞盖又如是其拙也今夫發於性情者於詠歌雕鏤腎腸搴寫月露旬鍛月錬以求其大巧夫誰不然至於風行水上渙而成文雲出岫間了非有意澄江淨練風雨滿城倘絅去華貴乎直遂兹巧也盖寓乎至拙之中匪徒工

之所能媲夫以它山之攻昆吾之切追琢毫芒以取其象似故必待積月以致其力則其成也難遇物感形因時言志不責以浮靡惟取其自然故不待引日以全其天則其成也易彼三年而僅成一葉此三年而爲篇者幾四百其巧與拙將誰質辨之木以不材壽鴈以不鳴棄犧尊以靑黃喪大瓠以浮游取賢吾爲者其寘我於巧拙之間乎嘉熙庚子閏月己丑晦序

此集既成遣人謄錄寫法甚惡俗不可觀欲發興自爲手書但不能暇二月十日偶然無事遂以日書數紙至望日訪友過海甯攜於舟中日亦書數紙遂歸而畢通計一百零七版齋之記

疊山集十六卷 明景泰刊本

宋 謝枋得撰

劉儼序 景泰甲戌

黃溥後序 景泰癸酉

碧梧玩芳集二十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 馬廷鸞撰

蛟峯集八卷外集四卷 明天順刊本

宋 方逢辰撰第八卷逢辰弟逢振撰 後附誥勑及酬贈

詩文爲外集四卷

錢溥序 天順七年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舊抄本

宋牟巘獻之撰　男應復編

文者言語之精華也因其道以有傳然古者文以道傳後世道以飾文古之人有是道然後託於文以達之道若斯文亦若斯故其言約以實是謂文以傳道易詩書春秋論孟是也後世不必皆以其道亦欲爲文以自見道若斯文不若斯故其言支以虛是謂道以飾文文士之文是也然則終不復古乎復古有道道溺乎中不得已而有言文斯復古矣故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出而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篇書不在中庸孟子下誰謂文不可復古乎亦在實之而已矣西漢之文道雖不臨大畧言由事發猶近古也自餘隨其人品以爲重輕若諸葛孔明陶元亮杜子美陸敬

與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數子者其忠義直諒磊磊落落有以自顯於世而其文亦可相爲不朽至如司馬相如楊雄柳宗元王安石之流其聲音步驟蓋亦無媿乎數子然子不知讀其言者視其人何如也由是觀之傳道之文與天地悠久其次與其重輕下此猶榮華飄風而畢一世之力而爲之者惑也故元初陵陽先生牟公巘博學碩德爲時名卿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古今典禮無所不考其淵源於伊洛其出處有元亮大節故其發於文章淵深雅淡從容造理其法度之妙蓋有與歐曾並馳而其實則有道之者焉天下後世嘗有慕其人而愛其文誦其文而想見其人者矣端學自史院歸田於鄞公之次子浙東

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甫在鄞出公詩文若干卷將鋟諸梓屬端學序引自惟庸陋生晚於公無能爲役其敢贅一辭然一嘗登公之堂而識公之面亦嘗誦公之文於學者所傳且得交於景陽悉觀公之著述非幸與敢附一言以識予之幸若公之德業文章則不待贊也至順二年八月朔

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先父提刑性簡易嗜學問自蜀來嘗盡得盛時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傍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副志歷歷驗二紀所至以康靖仁厚稱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稱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

以裕公少年爲文操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予竊爲晉稿輒笑裂去晚歲筆力愈勁而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鄉慕拜謁求文詞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懼泯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來得官吳會間始遂悉心裒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閣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僂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敬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世傳牟獻之陵陽集抄寫失眞沿襲譌誤久矣此本購自

吳下書賈魚豕錯綜字跡草草近借友人藏本互相參謬可嘅也秋鐙涼夜老眼眊眵研硃讐對雖闕疑尚多較元本則蕪收霧除朗然可誦後之覽者不可以紙麄字劣而忽之雍正戊申中秋九月西圃老人識

勿軒先生文集六卷 淡生堂抄本

宋熊禾撰　卷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澹生堂經籍記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

吳高序成化三年

禾六世孫竑跋成化二年

潘本愚後序成化三年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一 終